

拉曼大學

中華研究院

中文系

宋代韓愈傳本研究

科目編號：ULSZ 3068

學生姓名：蕭婷憶

學位名稱：文學士（榮譽）學位

指導老師：方美富師

呈交日期：25-11-2011

本論文為獲取文學士榮譽學位（中文）的部分條件

宣誓

僅此宣誓：此論文由本人獨立完成，凡論文中引用資料或參考他人著作，無論是書面文字、電子資料或口述材料，皆已於註釋中具體註明出處，並詳列相關的參考書目。

簽名：

學號：09AAB02152

日期：25-11-2011

目次

題目	i
宣誓	ii
摘要	v
引論	1
第一章 唐五代宋初韓集流傳情況	7
第一節 唐中至五代韓集狀況	8
第二節 宋初韓集之接受	13
第二章 宋初韓愈選本—《文苑英華》及《唐文粹》	17
第一節 宋初韓愈選本探析	17
第二節 選本對韓文的接受	23
第三節 選本對後期韓集流傳的貢獻	33
第三章 宋以後韓集傳本流傳考辨	35
第一節 宋代文化與韓集傳本傳佈	35
第二節 兩《唐書》收錄之韓愈詩文	47
第三節 宋以後之韓愈傳本	50

結語	53
參考書目	55
後記	60
表一：《文苑英華》與《唐文粹》所收錄的韓愈詩文	24
表二：《文苑英華》與《唐文粹》重出之韓愈詩文	31
表三：韓集校勘者的地域分佈於生平	37
表四：兩《唐書》所收錄韓愈詩文	48

摘要

宋代韓愈傳本校勘工作與宋代儒學復興擁有密切的關係。其中尤以，韓愈傳本從中唐到宋代的流傳經歷一個艱難的過程。傳播，從另一個角度而言也就是對文本的接受。為此，本文第一章欲就中唐至宋初的韓愈傳本梳理一個脈絡，並從其傳播可看出時人對韓愈其人其文的看法。在鼓吹駢文的時刻，復古的韓文基本上獲得較少人的重視，這一情況從晚唐到五代仍沒有多少改變。

本文第二章擬就韓愈的選本來探討選本對後世韓集流傳的影響。韓集的流傳從中唐五代經歷古風低靡時期，來到宋初，雖有零零散散的儒家學者為之推廣，但功效似乎沒有那麼的明顯。而成書於宋初駢文依舊興盛的兩大套詩文總集—《文苑英華》以及《唐文粹》在選錄韓愈詩文的時候就顯出其獨特性來。選本，本身也是一種接受文體。從這接受的角度而言，選本也可以被視為一代人對一個作家的接受觀。

有了上述鋪墊，第三章乃是就宋代韓集傳本與當時的文化、地域梳理出一條脈絡，以及宋中期以後的韓愈傳本之流傳情況，並就中期的選本與前期選本做個比較，以突出不同時期的選本對韓愈的接受。

關鍵詞：韓愈 《文苑英華》 《唐文粹》 接受史

引論

宋代是中國學術發生重要轉折的時期，也是中國學術發展的黃金時期。王國維認為“宋代學術，方面最多，進步亦最著。……故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動與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漢唐，後之元明，勢所不逮也。”¹陳寅恪亦持有相同的看法，“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²

在中國傳統學術發展史上，政治的統一於分裂往往決定了士人的前途和命運，也因而聚丁着學術流派和學術風格的變化。宋王朝的統一，結束了唐末五代以來分裂的局面，為學術文化的發展開闢了一個嶄新的局面。

關於宋代學術之變化，二十世紀初期日本學者內藤湖南提出“唐宋變革”³的看法以後，頗受國內外學術界的關注與重視。正如鄧廣銘所言，宋代文化之所以成為繼漢唐以來一個最高峰，其主因有二。其一為從唐代以來，刻板印刷術已經發明，造紙術也較前更為提高，紙張的流行也較前更為普遍了，這就使得傳播文化的工具較前大為增多了。這自然就為當時的社會提供了更較方便的條件，使得更多的人得以學習文化。其二為，經過從隋初到唐末三百餘年的社會經濟方面的變化，門閥士族地主的勢力已經完全退出歷史舞臺，代之而起的，在地主階級中佔了絕對優勢的，可以稱之為庶族地主或普通地主。這一變化使得地主階級中戶口數字也較前代有大量的增加。地主人家的子弟，自然全

¹ 謝維揚，房鑫亮主編：〈宋代之金石學〉，《王國維全集·詩文》第十四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頁315。

² 陳寅恪：〈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證〉，《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三聯書店，2009年，頁277。

³ 日本學者內藤湖南從政治、經濟、學術、藝術以及音樂這五方面來論述唐宋兩代的轉變。詳見【日】內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時代觀》，劉俊文主編，黃約瑟譯：《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通論》第一卷，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頁10-18。

都具有讀書、學習文化的經濟能力。⁴ 一個地方的文化轉變與當時學風息息相關。正因宋代整個文化隨著經濟、政治的蓬勃發展，其學風也與前朝不同。

錢穆對唐宋兩代學術風氣之轉變，如此概括：“宋代雖亦稱是統一時代，但宋代開國，北有遼，西有夏，並不曾有真統一。而且上承五代傳下一派黑暗衰頹氣象，因此宋代開國，絕不能和漢唐相比。漢唐諸儒，大體言之，似乎多懷有一番處在昇平世的心情。宋代開國六七十年，儒運方起，當時諸儒所懷抱，似乎還脫不了一番撥亂世的心情。言外患，則遼夏並峙。言內憂，則積貧積弱，兵制財制，均待改革。而政府大體制，朝廷大規模，仍亦沿襲五代，初未有一番從頭整頓。言社會文化風教，則依然是禪宗佛學，與夫駢四儷六之文章當道得勢。宋儒在此種形勢之下，不啻四面楚歌，因此其心情極刺激，不似漢唐儒之安和。而其學術門徑，則轉極開闊，能向多方面發展，不如漢唐儒之單純。”⁵

另一邊廂，唐宋兩代的科舉制非常發達，為唐宋時期的士大夫提供了新的學術個政治舞台。“學而優則仕”⁶的觀念依舊貫徹整個社會。鄧廣銘以為，“在宋代，凡是曾經過科場企圖求取功名的讀書人，不論其真能求得與否，總都自居為儒家人物。而各種層次的考場又幾乎遍及北宋全國各地，這就使得儒家人物數量之多，為前代此任何朝代所不能及。”⁷而這些以儒者身份自居的士大夫們都希望能在政治上大展拳腳。也正因為如此，唐宋時期，特別是宋代的士人數量增加不少。

⁴ 鄧廣銘：〈北宋儒學家們的覺醒（未完成稿）〉，王水照：《新宋學》第2輯，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年，頁8。

⁵ 錢穆：《朱子學提綱》，北京：三聯書店，2002年，頁9。

⁶ 【宋】朱熹撰：〈子張第十九〉，《論語集注·四書章句集注》卷十，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190。

⁷ 鄧廣銘：〈論宋學的博大精深—北宋篇〉，王水照：《新宋學》第2輯，頁6。

對包弼德而言，所謂的“士人”，若從政治層面說，就是在政府中服務的人；從文化層面說，則指受過服務於文官系統教育的人；從社會層面說，它指那些來自幾代人都受過良好教育，並有官宦背景家庭的人。⁸

朝廷政府不斷鼓勵士人參加科舉考試，而士人則不斷呼籲政府在州縣建立學校，以幫助他們準備考試。考生的數目正在快速增加，但能夠成功獲得官職的機會卻沒有增加。科舉制度造就了不斷增加的、有政治抱負的人，但這些人進入官場的機會卻越來越小。⁹在這種相互推動的情況之下，隨著儒者的數量增加，亦導致儒學在宋代的蓬勃發展，許多學者開始投身於儒家經典的研究。

除了儒家學者以外，兩宋時期的僧人和道士也都同樣從事佛學與道學的研究。佛典的翻譯，和道典的編撰，無形中也促進了佛教和道教學術的發展。與此同時，刻板印書業的興盛，造紙術的日益普及和提高，書籍流通量的擴大，對宋代學術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

陳寅恪在談論中國文化的演進是這麼指出：“吾國近年之學術，……唯一言蔽之曰：宋代學術之復興，或新宋學之建立是已。”¹⁰隨著陳氏的這番論說，圍繞著宋學這一領域的研究，國內外學術界取得了不少有價值的成果。¹¹

⁸ 【美】包弼德著，王昌偉譯：《歷史上的理學》，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27。

⁹ 【美】包弼德著，王昌偉譯：《歷史上的理學》，頁28。

¹⁰ 陳寅恪：〈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證〉，《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二編》，頁277。

¹¹ 參見漆俠：《宋學的發展和演變》，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美】劉子健，趙冬梅譯：《中國轉向內在一兩宋之際的文化轉向》，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美】包弼德，劉寧譯：《斯文：唐宋思想的轉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

而所謂的宋學，依漆俠所言，宋學是在對古代儒家經典的探索中，與漢學迥然不同的一種新思路、新方法和新學風。¹²正如鄧廣銘說言，宋學是漢學的對立物，是漢學引起的一種反動。¹³即便如此，宋學實際上也是儒學發展的其中一環。¹⁴

錢穆謂儒學的發展從前秦到漢朝開始，凡言儒學實際上就是經學，所以才有“經學即儒學”¹⁵的這種講法。此情形一直到魏晉南北朝時依舊持續。此後，從經學演變成史學既是儒學的情況，成了“史學實即儒學，此因經學即儒學，而史學又即經學也。”¹⁶此種情況一直維持到中唐杜甫時期，文學方轉而與儒學畫上等號。

錢穆謂“杜詩之表現，同時亦即是一種儒學之表現……到韓愈又進一步。韓愈之古文運動，其實乃是將儒學與散文體文學之合一化。韓愈散體文之真價值，一面能將魏、晉以下之純文學觀念融入，一面又能將孔、孟儒學融入。此是韓愈在文學史上一大貢獻，亦是在儒學史上一大貢獻。”¹⁷這也是為什麼韓杜的詩在宋代之期受到儒者的愛戴。中國儒學發展到宋代之時，已不再純粹的經史文分割，而是相互關聯一起。

隨著這種儒學從經史文的演變之下，宋學已與最初的漢學有所不同。與鄧廣銘不同之處，錢穆乃是在儒學的發展分期上來看待漢學與宋學的不同。而宋

¹² 漆俠：《宋學的發展和演變》，頁 3。

¹³ 鄧廣銘：〈略談宋學—附說當前國內宋史研究情況〉，《鄧廣銘全集》第七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年，頁 400。

¹⁴ 按：過去一直以來學術界對宋學的研究存有一種偏向，就是認為理學即宋學也。其實，理學只不過是宋學的一個支派。鄧廣銘在〈略談宋學—附說當前國內宋史研究情況〉一文中就提出“應把宋學和理學加以區分”的這種說法。見鄧廣銘：〈略談宋學—附說當前國內宋史研究情況〉，《鄧廣銘全集》第七卷，頁 398。

¹⁵ 錢穆：《中國學術通義》，《錢賓四先生全集》第廿五冊，台北：聯經，1998 年，頁 71。

¹⁶ 錢穆：《中國學術通義》，《錢賓四先生全集》第廿五冊，頁 78。

¹⁷ 錢穆：《中國學術通義》，《錢賓四先生全集》第廿五冊，頁 82。

代儒學的復興始於宋學者對韓愈其文其人的推崇，為此錢穆以為“治宋學必始於唐，而以昌黎韓氏為之率。”¹⁸

二

宋人對韓學的接受與傳播，大致上可分成三大階段。¹⁹第一階段為宋初上承晚唐五代之時。此時韓學晦而不顯，但少數有識之士卻大聲疾呼，宣傳韓學，韓學由此不絕如縷，一直到北宋中期，韓學開始成為宋代顯學。

第二階段的韓學發展乃是從北宋中期開始，到南宋中期結束。在這階段，宋人對韓學從懷疑到批判，韓學的理論內涵得以深化，韓學的主要命題也得以成熟完善。南宋中期以後，韓學沒有再出現重大進展，韓愈的影響也開始淡化，這是宋代韓學發展的第三個階段。

韓愈提倡的“道統”說和古文“運動”，對宋代的疑古思潮和義理之學的興起都有著相當的影響，而宋代古文“運動”自身創作風貌的形成，就是在對韓文的接受與批判的過程中逐步完成的。正如美國學者包弼德認為“古文‘運動’是實際上就是一個文學－思想的運動，在這裡對價值觀的自覺思考扮演了中心的角色。”²⁰宋代儒者開始對儒學進行不一樣的思考，而價值觀也隨之改變，他們不再盲目地追崇，反而質疑經典。南宋陸九淵謂“六經註我，我註六經”²¹，這就能最好地詮釋當時儒家學者的疑古註經舉動。

¹⁸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頁2。

¹⁹ 劉真倫：《韓愈集宋元傳本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頁13。

²⁰ 【美】包弼德著，劉寧譯：《斯文：唐宋思想的轉型》，頁25。

²¹ 【宋】陸九淵著，鍾哲點校：〈語錄上〉，《陸九淵集》，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399。

也正因如此，韓愈傳本也大量地湧現。而這類的傳本亦同時包括了韓愈的集本、選本、註本、詩文評等。目前學術界對於韓愈傳本的研究屬於剛起步的階段，現有的是劉真倫著《韓愈集宋元傳本研究》。劉氏此本著作可謂為研究韓愈傳本給予一定的參考作用。另一本乃是楊國安德博士研究論文，《宋代韓學研究》。此書從宋代的文化背景談論到宋代韓集的流傳情況以及宋人對韓集在接受。針對韓集傳本的研究，目前學術界依舊有待發展的空間。而對於韓愈選本的研究則數量較少，有則是散落於各個部分，非專題論述。

對於選本，魯迅認為“其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見……讀者雖讀古人書，卻得了選者之意，意見也就逐漸和選者接近，終於‘就範’了”又“評選的本子，影響於後來的文章的力量是不小的，恐怕還遠在名家的專集之上。”²²正因為選本在傳播原著者的觀念的同時，又成了編撰者思想的表達，本身往往變成一種接受文本。韓愈的詩文體現出其人的不同主張與觀點，而選本所收錄之韓愈詩文，則可體現出編撰者對韓愈詩文的接受。從選本日後的傳播亦同樣可看出時人對該選本作家以及編撰者的接受。

²² 魯迅：《魯迅全集·集外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頁138-139。

第一章、唐五代宋初韓集流傳情況

《新唐書·文藝傳序》載：“大歷、貞元間，美才輩出，擣齟道真，涵泳聖涯，於是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轢晉魏，上軋漢周，唐之文完然為一王法，此其極也。”²³正因“唐之文完然為一王法”，唐人文集在宋代流傳之廣莫過於韓、柳二人。而宋人尊韓更有出於文學之外，韓愈本人以復興“道統”自居，宋儒則變本加厲，復推之為一代儒宗，韓愈更有“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²⁴的佳譽。

正因儒學的再度復興，這大大促進宋人對韓、柳文集的搜集、整理、刊刻、註釋和研究。在宋代更出現五百家註韓的情況，可見韓集的校勘與整理乃風靡一時。²⁵然而，這等的興盛則是經歷過一段時期的消沉。在唐末五代古文低靡的時候，韓愈集子並不那麼受重視；來到宋初之時，韓集傳播方逐漸甦醒。

本文將就唐中至宋初間出現的韓愈集子做一個梳理，以理清在北宋初年之前對韓愈的接受度。

²³ 【宋】歐陽修，【宋】宋祁：《新唐書》第十八冊卷 126，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頁 5725-5726。

²⁴ 【宋】蘇軾撰，【明】茅維編，孔凡禮點校：〈潮州韓文公廟碑〉，《蘇軾文集》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頁 509。

²⁵ 南宋中期的魏仲舉所編《新刊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40 卷、《外集》10 卷、《別集》1 卷。然，據張富祥所言，魏氏註本卷首所列評論、訓詁、音釋諸儒氏實僅有 148 家，即附以不著名氏的新添集註、補註、廣註、釋事、補音、協音、正誤、考異諸家，總共亦不過 368 家，仍不足“五百”之數。對此，張氏以為此“五百”之數大抵虛構以炫博。詳見張富祥：《宋代文獻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頁 234。

一、唐中至五代韓集狀況

萬曼在其《唐集敘錄》謂宋以前的韓集流布情況，現已無從考察。²⁶但據現有的文獻記載仍可約莫推斷出宋以前所編撰的韓集。目前所知最早的韓愈詩文集乃由趙德所編的《昌黎文錄》。

《文錄》編撰者趙德於兩《唐書》無傳，其生平不詳。雖正史無記載，但韓愈在其詩文中有涉及趙德此人，從中可大致知道趙德生平的一些情況：

趙德秀才，沈雅專靜，頗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論說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以為師矣。〈潮州請置鄉校牒〉²⁷

我遷於揭陽，君先揭陽居。揭陽去京華，其里萬有餘。不謂小郭中，有子可與娛。心平而行高，兩通《詩》與《書》。婆娑海水南，簸弄明月珠。及我遷宜春，意欲攜以俱，擺頭笑且言，我豈不足歟？〈別趙子〉²⁸

《文錄》的編撰時間，據劉真倫考證，大約在唐穆宗長慶年間。²⁹可見，《文錄》的編撰時間正是在中唐韓文大行其道之時。關於《文錄》的編撰情況，趙德在其《文錄序》裡寫道：“得以所遇，次之為卷，私曰《文錄》，實

²⁶ 萬曼：《唐集敘錄》，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167。

²⁷ 屈守元，常思春：《韓愈全集校註》，四川：四川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2312。

²⁸ 屈守元，常思春：《韓愈全集校註》，頁814。

²⁹ 劉真倫考察《文錄》中各篇文章的創作時間，創作年代最晚的是《薛公達墓誌銘》，作於長慶元年九月至十一月之間。由此推斷，《文錄》的編成，也應在此後。見劉真倫：《韓愈集宋元傳本研究》，頁346。

以師氏為請益依歸之所云。”³⁰雖說《文錄》的編撰乃是由趙德自己收集韓愈文章，自行為其集子命名的。然而，韓愈貶官潮州之時結識趙德，並賞識其人其文；而趙德亦文仰韓愈，師事韓愈。因此，無可否認的一點就是《文錄》的編撰或多或少也有受到韓愈本人的影響。

《文錄》乃屬於最早亦是最重要的韓愈選本，收錄了韓文七十二篇。³¹而另一本著於唐代的選本則是韋莊的《又玄集》，又名《又元集》或作《采元集》³²，但僅僅收錄韓詩兩首，分別為〈貶官潮州出關作〉及〈贈賈島〉。

《文錄》作於韓愈生前，韓愈逝世後，有李漢所編的《唐吏部侍郎昌黎先生韓愈文集》（以下簡稱《昌黎文集》）。此文集乃編於長慶四年（824）。

李漢，字南紀，唐宗室淮陽王道明之後。元和七年（812）進士，官至吏部侍郎。《兩唐書》有傳。李漢乃韓愈子婿，因韓愈賞其為人，遂將女兒嫁於他為妻。

《昌黎文集》如今已亡佚，其序描繪了文集的大約面貌：

遂收拾遺文，無所失墜，得賦四，古詩二百五，聯句十一，律詩一百七

十三，雜著六十四，書啓序八十六，哀辭祭文三十八，碑誌七十六，筆硯鍾

³⁰ 趙德：〈昌黎文錄序〉，【清】董誥等：《全唐文》第七冊卷 622，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頁 6277。

³¹ 對於《文錄》收錄韓文的篇章數量，有兩種說法，一是七十五篇，一是六十四篇。楊國安謂從趙德序、呂夏卿《書文集後》、魏本韓集、方校韓集、祝充音注韓集以及潮本韓集中得知，《文錄》共收錄了韓文七十五篇。見楊國安：《宋代韓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年，頁 181。查金萍認為只收錄了六十四篇，其中賦一首；古詩五首；聯句一首；律詩一首；雜著十五篇；書啓二十四篇；序四篇；哀辭兩篇；碑誌六篇；表一篇；外集四篇。見查金萍：《宋代韓愈文學研究研究》，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178。

³² 歐陽修《崇文總目》載“又元集一卷，鑑按宋志三卷又一卷作采元集”，見【宋】歐陽修，【宋】王堯臣等撰，【清】錢東垣等輯釋，【清】錢侗補遺：《崇文總目輯釋》卷五，《續修四庫全書》第 916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頁 769。

魚文三，表狀四十七，總七百，並目錄合為四十一卷，目為《昌黎先生集》，傳於代。³³

由此可見，李漢是在韓愈逝世以後，方將韓愈“遺文”收集而成一集子。

《昌黎文集》在唐以後的流傳情況除了原有的四十卷以外，隨著後人補註，卷數亦增加。據歐陽修所編《崇文總目》載“昌黎文集四十卷”³⁴；《新唐書》亦載“《韓愈集》四十卷”³⁵其他又如晁公武在其《郡齋讀書志校證》載“韓愈集四十卷，集外文一卷。”³⁶趙希弁《讀書附志》云：

《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文集外集三卷、順宗實錄五卷、附錄三卷。右唐韓退之之文也。《讀書志》云：《韓愈集》四十卷、集外文一卷。希弁所藏合五十一卷。嘗以宜春新舊本並本參校，又以嘉祐壬寅所刊杭本是正之。饒本刊年譜於目錄之後，刊附錄於外集之前，又附錄止載九篇，而先後共列五序，柳開但曰後序，亦不書其姓名。杭本並無目錄、年譜、附錄，亦無柳開一序，趙德之序文錄列於李漢之先，歐陽修之記，舊本較之他集則異。他本所載者六百二十七字，杭本所刊者一百六十二字。以嘉祐壬寅考之，歐陽方在政府，刊者不應謬誤，豈非後來更改而然歟。³⁷

³³ 李漢：〈唐吏部侍郎昌黎先生韓愈文集序〉，【宋】姚鉉：《唐文粹》，《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4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頁376。

³⁴ 【宋】歐陽修，【宋】王堯臣等撰，【清】錢東垣等輯釋，【清】錢侗補遺：《崇文總目輯釋》卷五，《續修四庫全書》第916冊，頁774。

³⁵ 【宋】歐陽修，【宋】宋祁：《新唐書》第五冊卷六十，頁1606。

³⁶ 【宋】晁公武，孫猛校證：《郡齋讀書志校證》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頁876。

³⁷ 【宋】晁公武，孫猛校證：《郡齋讀書志校證》下冊，頁1170。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載“《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世所謂《外集》者，自《實錄》外皆偽妄，或韓公及其婿所刪去也。”³⁸又“《昌黎集》四十卷、《外集》一卷、《附錄》五卷、《年譜》一卷、《舉正》十卷、《外鈔》八卷。年譜，洪興祖撰，莆田方崧卿增考，且撰《舉正》以校其同異，而刻之南安軍。《外集》但據嘉祐蜀本劉焜所錄二十五篇，而附以石刻聯句，詩文之遺見他集者。及葛嶠刻柳文，則又以大庾丞韓鬱所編註諸本號《外集》者，並考校疑誤，輯遺事，共為《外鈔》刻之。”³⁹

明顯可見至南宋時期，韓愈的集子數量已增多。由原先唐趙德所編的《文集》四十卷，後來各家為韓愈編輯遺文而成不同的文集版本。但，依據趙德序文所言“並目錄合為四十一卷”，《昌黎文集》當有四十一卷，然而流傳到宋代之時，已有所失散。

根據方崧卿的《韓集舉正》序文中云：“其詩十卷，則校之唐令狐氏本，碑誌祭文，則以南唐保大本兼訂焉。”⁴⁰方氏此處引校了唐令狐氏本、南唐保大本，以此證明宋初以前的韓集除了以上所述的《文錄》《昌黎先生集》《又玄集》以外，中唐至五代時期應該還有零零散散的一些文學家為韓愈編撰集子。這些集子到方氏編撰《韓集舉正》之時依然可見全書，之後卻亡佚了。

總的來說，唐末以後涉及韓愈詩文集子的數量較少。從這些寥寥無幾的韓集數量，韓文似乎在晚唐五代比較不受重視。若再結合編於後晉時期的《舊唐書》中對韓愈的評價，亦可看出韓愈在當時期所處的位置。

³⁸ 【宋】陳振孫，徐小蠻，顧美華點校：《直齋書錄解題》卷十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475。

³⁹ 【宋】陳振孫，徐小蠻，顧美華點校：《直齋書錄解題》卷十六，頁475。

⁴⁰ 【宋】方崧卿；劉真倫彙校：《韓愈舉正彙校》卷一，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頁1。

故愈所為文，務反近體，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後學之士，取為師法。當時作者甚眾，無以過之，故世稱‘韓文’焉。然時有恃才肆意，亦有蓋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為羅池神，而愈譔碑以實之；李賀父名晉，不應進士，而愈為賀作〈諱辯〉，令舉進士；又為〈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紕繆者。愈有史筆，及撰〈順宗實錄〉，繁簡不當，敘事拙於取捨，頗為當代所非。（《舊唐書·韓愈傳》）⁴¹

除了上述所載的韓文〈諱辯〉〈羅池廟碑〉〈毛穎傳〉以外，《舊唐書》也只收錄了另外五篇的韓文：〈進學解〉〈論佛骨表〉〈平淮西碑〉〈潮州刺史謝上表〉及〈祭鱷魚文〉。《舊唐書》除了對韓愈其人其文持有毀譽參半的評價以及收錄其篇章較少以外，還有一項值得注意的事情，既是書中有韓愈傳，傳中云韓愈“有文集四十卷，李漢為之序”⁴²，然其經籍志卻不載。

史書中的經籍志乃是就書著錄，不載就是當時不見其書，至少劉昫博考中秘及私家弄藏未見二家集子，也就是說當時亦很少流傳。雖說劉昫似乎未見過韓柳集，但現韓愈傳中說到羅池廟碑諱辯和毛穎傳，此外還引進進學解和論佛骨表等文章。從這些表面來看，劉昫似乎曾見過韓愈的集子，羅根澤並不以為然。

羅氏以為“劉昫若見到韓集，經籍志不能不著錄。諱辯和論佛骨表都在政治上惹起了風波，毛穎傳也招致了裴度的非議，進學解作於京師為國子博士時

⁴¹ 【後晉】劉昫：《舊唐書》第十三冊卷 160，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頁 4203-頁 4204。

⁴² 【後晉】劉昫：《舊唐書》第十三冊卷 160，頁 4204。

期，比較為人注意。羅池廟碑的碑主是柳宗元，可以相依共存。因此這些文章都附事附人而顯，劉昫之所以會知道這些文章，大致如此，這並不足以證明他曾經見過韓集。⁴³從這些跡象看來，至少在唐末五代時期，韓集流傳陷入了低潮，在此之前的韓集傳本無法很好地保存下來，這無形中亦反映出晚唐五代駢文盛行時期文壇對韓文及韓愈其人的評價。

二、宋初韓集之接受

從五代過渡到宋初時期，僅有幾位文學家為韓愈編撰文集。依據顯存文獻可見的就有穆修所著《唐柳先生集後序》及柳開的《昌黎集後序》，還有一些選本，如《文苑英華》、姚鉉的《唐文粹》、柳開的《韓文公雙鳥詩解》以及晏殊的《集選》《晏元獻公類要》等。有關選本的具體情況將留待下一章討論。

穆修（979-1032），字伯長，鄆州汶陽人，徙居蔡州。大中祥符二年（1009）進士。《宋史》有傳。穆修為北宋倡導韓柳古文之先驅，曾致力於整理韓柳文章二十餘年。他的《唐柳先生集後序》記載著其整理韓文的過程：

《韓》則雖目其全，至所缺墜，亡字失句，獨于集家為甚。志欲補其正而傳之，多從好事訪善本，前後累數十，得所長輒加註竄。遇行四方遠道，

⁴³ 羅根澤：《兩宋文學批評史·中國文學批評史》，臺北：學海出版社，1980年，頁36-38。

或他書不暇持，獨齋韓以自隨，幸會人所寶有，就假取正，凡用力於斯，已蹈二紀外，文始幾定。⁴⁴

從其序中，可知至少在宋初之時，韓集尚保留全目，只是文字多散落，以至舛訛。因此宋人在整理韓集時大多都著重於輯佚補綴的功夫上。據此序載當時應有不同版本的韓集流傳下來，只是無法得知穆修當時所見的“善本”乃是哪一些。依萬曼的說法，穆修此本韓集並不算是宋初最早的韓愈刻本，因同時還有祥符杭本和舊蜀本在通行着。⁴⁵因此，穆修所見的亦有可能是這兩個版本的韓文。穆修校勘韓文似乎頗為重視版本，態度謹慎，可知其之用心專注。

比穆修年長的柳開是宋初年第一位大力推舉韓文的文學家。柳開（948-1001），字仲塗，原名肩愈（一作紹元）。大名（今屬河北）人。開寶六年（975）進士。宋史有傳。他是宋代第一個提倡古文的文學家，也力捧習韓文。文淵閣四庫館臣於《河東先生集》說道：“第就其文而論，則宋朝變偶儷為古文，實自開始。”⁴⁶柳開除了在其文章裏頭鼓吹尊韓，亦為韓愈編撰集子與選本。

柳開始研讀韓文，當在宋太祖太祖乾德二年（964）起，當時柳氏十七歲。在其《昌黎集後序》中這麼寫道：“余讀先生之文，自年十七至於今，凡七年，日夜不離於手，始得其十之一二者哉。”⁴⁷柳氏研讀韓文七年之後，作此

⁴⁴ 曾棗莊，劉琳：《全宋文》第十六冊卷 322，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 年，頁 31。

⁴⁵ 所謂的祥符杭本就是杭州明教寺大中祥符二年（1009）所刊的刻本。而所謂的蜀本正是歐陽修在其《記舊本韓文後》裡所說的“集本出於蜀……”。但是歐陽修所見的蜀本，最後並沒有流傳下來。宋人所謂的蜀本皆是專指編撰於嘉佑年間（1056-1063）的刻本。此刻本乃是蜀人蘇溥依據劉、柳、歐、尹所校而成的四家本。詳見萬曼：《唐集敘錄》，頁 168。

⁴⁶ 【清】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集部》下冊卷 152，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頁 1305。

⁴⁷ 曾棗莊，劉琳：《全宋文》第六冊卷 125，頁 355。

《後序》。七年之後乃是太祖開寶三年（970）。因此，柳開校訂的《昌黎集》當在這七年之間完成。

對於柳開校訂此文集的具體狀況就不得而知，但從方崧卿《韓集舉正敘錄》所載蜀人蘇溥的嘉祐蜀本中就保存了柳開的校勘韓文的結果，“河東先生增修五千七百五十八字”。⁴⁸再如蘇溥《昌黎先生文集後序》中言“予近獲河東先生所修正本，雖甚惜之，於子無所隱耳。比之杭、蜀二本，其不相類者十三四。”⁴⁹ 這等校勘數量已足以體現出柳開對韓集整理工作之認真與大膽創新。

雖然韓集久無人治，以致錯訛脫誤的地方頗多，但這樣巨大的校勘數量不免還是讓人對其校勘的謹慎審查持有懷疑的態度。從思想文化史上看，宋代正處於一個急遽進行的文化轉型時期，宋人頗有敢為天下先的膽氣和魄力；但另一方面，宋人在校理前代的典籍時也時常抱有一種主觀的態度，從疑經駁傳進一步演化為以己意臆改經書。⁵⁰ 這種大膽改經，以經注己的做法不難從柳開校訂《昌黎集》時看出。

柳開在其《昌黎集後序》中曾道出為韓愈編撰集子的緣由乃是因“有其道而無其人，吾所以悲也；有其人而不知其道，益吾所以悲也。若先生者，不有人不知其道者乎！吾謂世不知與先生也，豈為誣言也哉。”⁵¹ 可見在其時韓愈文集流傳度並不那麼的廣泛。他認為韓愈與孔子般也是“述而不作”，其許多道

⁴⁸ 【宋】方崧卿：劉真倫彙校：《韓愈舉正彙校》，頁 564。

⁴⁹ 曾棗莊，劉琳：《全宋文》第四十三冊卷 938，頁 368。

⁵⁰ 楊國安：《宋代韓學研究》，頁 196。再者，蘇勇強以為這種疑古的風氣實際上與當時的印刷業的發展有所聯繫。正因為經典古籍無限制地被重刻翻印，宋人極易獲得大量的知識，並對書中所載內容開始多了幾分警惕與質疑，見蘇勇強：《北宋書籍刊刻與古文運動》，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 164-165。

⁵¹ 曾棗莊，劉琳：《全宋文》第零零六冊卷 125，頁 356。

理皆未能流傳下來。而柳氏為韓愈撰文旨在為韓愈留下“其人其道”，為後人
之法。

除了上述現存的文獻記載，依據歐陽修《記舊本韓文後》云：“凡三十年
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⁵²此處的“善本”，據楊國安說法，歐陽
修所見“善本”推測出為趙德《文錄》本、唐令狐澄本、蘇頌校本、舊蜀刻
本、祥符杭本、朱台符、呂夏卿本、穆修、尹洙校本、晏殊校本、宋祁校本。⁵³
也就是說除了《文錄》本、唐令狐澄（氏）本是屬於唐五代的集子以外，其他
的應當就是編撰與宋初年的韓愈集子。也就意味著，從宋初到宋中期這一段時
期，韓愈的文集整理校勘乃是零零散散地在進行著，並無間斷。

⁵² 【宋】歐陽修：《歐陽修全集》第三冊卷 73，北京：中華書局，2001 年，頁 1057。

⁵³ 楊國安：《宋代韓學研究》，頁 201-頁 203。

第二章、宋初韓愈選本-《文苑英華》及《唐文粹》

若從宋人對韓文的接受與傳播角度考量，選本確實可被視為一代學術的風向標。選本的選編標準，是一個時代學術風尚的具體體現。因此宋代的各種韓文選本，無形中也建構起宋代韓學起伏興衰的體系。自宋初始，韓愈的選本方興盛，現存專選有柳開《韓文公雙鳥詩解》，總集有《文苑英華》《唐文粹》《集選》，類書則有晏殊《晏元獻公類要》等。

在上述選本中，其中的《文苑英華》與《唐文粹》屬於大部頭的著作，對當時以及日後的韓文傳播皆有影響。為此，本文將深入探討二者所收錄之韓文篇名及其對韓文的取捨，並如何繼承前代，開拓韓文流傳的貢獻。

一、宋初韓愈選本探析

柳開的《韓文公雙鳥詩解》約編撰於宋初開寶初年（968）。⁵⁴對於其編撰《韓文公雙鳥詩解》的動機，柳開在其序中言：“一日，予咨曰：‘《雙鳥詩》何謂也？’公曰：‘得無若刺時之政者乎？’予因而悟之。與公言異，故作辭解之，以編于後。”⁵⁵有關韓愈《雙鳥詩》的解說，宋人解讀此詩，多指

⁵⁴ 針對此書的編撰年份，柳開在其《韓文公雙鳥詩解序》云：“余居東郊府，從事高公獨知予。開寶中，授以昌黎詩三百首。”劉真倫謂柳開於開寶六年中進士，補宋州司寇參軍，其居東郊作《雙鳥詩解》，當在開寶初年，其時高嶼正為天雄軍掌書記。見劉真倫：《韓愈集宋元傳本研究》，頁361。

⁵⁵ 曾棗莊，劉琳：《全宋文》第六冊卷126，頁375。

雙鳥為佛老，或是李白、杜甫，或是韓愈、孟郊。柳開在其《韓文公雙鳥詩解》云：

雙鳥者，當其韓志前後，斯執政人也。一以之仕，一以之隱，本異而未同……大凡韓之為心，憂夫道也。履行非孔氏者為夷矣……作害於民者，莫大於釋老。釋老俱夷而教殊，故曰“雙鳥”矣，謂其曰此名也。⁵⁶

而柳開的這種將“雙鳥”解為“釋老”的說法，後來的註本亦多有引用。

另一部乃是《集選》，可惜今已亡佚。其編撰者晏殊所編的另一本選本《晏元獻公類要》卻流傳下來。此書錄存韓愈詩文四十四條，其中錄存全篇九首，〈順宗實錄〉七條。

晏殊（991-1055），字同叔，臨川人。景德初以神童薦，賜同進士出身，命直史館，慶曆三年（1043）以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有《晏同叔先生集》《珠玉詞》等傳世，《宋史》有傳。

對於《晏元獻公類要》此書的編撰情況，葉夢德在其《避暑錄話》中提到：

晏元獻平居，書簡及公家文牒未嘗棄一紙，皆積以傳書。雖封皮亦十百為沓，暇時手自持熨斗，貯火於旁，炙香匙親熨之，以鐵界尺鎮案上。每讀得一故事，則書以一封皮，按書吏傳錄，蓋今《類要》也。⁵⁷

⁵⁶ 曾棗莊，劉琳：《全宋文》第六冊卷126，頁375-頁376。

從此記載可看出晏殊是非常看重其所收集之文章，進而可知他亦對韓愈的文章極其看重，否則亦不會收錄如此之多的篇章。然而，這位擅長書寫婉約艷治的詞人，卻在其選本內收錄了韓愈的詩文，這與當時韓風之流行有着密切的關係。⁵⁷基於《晏元獻公類要》今難以查看原書，因此本文就此略過，不詳談。

《文苑英華》始修於太平興國七年（982），成書於雍熙三年（986），屬於宋初四大官修書之一，全書一千卷，選錄六朝之蕭梁至晚唐五代的兩千餘位作家的作品。《文苑英華》的編撰有上承《文選》之意，其書在文章編排上乃按照文體分類。

《文苑英華》將文體分成 38 大類，以其次序為賦、詩、騷、七、詔、冊、令、教、文、表、上書、啟、彈事、箋、奏記、書、檄、對問、設論、辭、序、頌、贊、符命、史論、史述贊、論、連珠、箴、銘、誄、哀、碑文、墓誌、行狀、吊文、祭文以及難、移。⁵⁸而這 38 大類裡又可細分為不同的小類，依其文章的形式與內容細分。

《文苑英華》是李昉、徐鉉、宋白、范杲等二十餘人奉太宗之命共同編撰的一套文學總集。據《宋會要》載：

太平興國七年九月，命翰林學士承旨李昉、學士扈蒙、直學士徐鉉、中

書舍人宋白、知制誥賈黃中、呂蒙正、李至、司封員外郎李穆、庫部員外郎

⁵⁷ 【宋】葉夢德：《避暑錄話》卷上，《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63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頁 660。

⁵⁸ 查金萍謂晏殊收錄了其文風以外的韓愈詩文，正與當時的環境有所關係。在真宗朝和仁宗朝初期，推崇韓文之風日益高漲，也影響到晏殊對韓文的接受。見查金萍：《宋代韓愈文學接受研究》，頁 180。

⁵⁹ 凌朝棟：《文苑英華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頁 87-頁 88。

楊徽之、監察禦使李范、秘書監丞楊礪、著作佐郎吳淑、呂文仲、胡汀、戰貽慶、國子監丞杜鎬、將作監丞舒雅，閱前代文集，撮其精要，以類分之，為千卷。雍熙三年十二月書成，號曰《文苑英華》。昉、蒙、蒙正、至、穆、范、礪、淑、文仲、汀、貽慶、鎬、雅繼領他任，續命翰林學士蘇易簡、中書舍人王祐、知制誥范杲、宋湜與宋白等共成之。⁶⁰

參加編撰的人員數量前後有所變化。前期為李昉等十七人，而後因皇上另有任務指派，抽掉其中十三人。李昉和范杲正是於此時被調走，餘下宋白、徐鉉等人。因此，由此計算《文苑英華》前後的編撰者一共有二十一人之多。

《文苑英華》的編撰宗旨可從宋白等的表奏中略知一二，“近代以來，斯文浸盛，雖述作甚多，而妍媸不辨。遂令編輯，止取精英，所謂擿鸞鳳之羽毛，截犀象之牙角。”⁶¹《文苑英華》乃是欲分辨前代文學作品中的“妍”“媸”，並“止取精華”。至於何謂“妍”“媸”“精華”，並無更詳細的解說。

周必大《文苑英華序》云：“臣伏睹太宗皇帝丁時太平，以文明化成天下。既得諸國圖籍，聚名士於朝，詔修三大書：曰《太平御覽》，曰《冊府元龜》，曰《文苑英華》，各一千卷。”⁶²這“三大書”對開啟宋代文化，尤其是文學藝術的發展作用和意義不可估量。

⁶⁰ 【清】徐松，楊家駱編：《崇儒五·宋會要輯本》第五冊，臺北：世界書局，1977年，頁2247。

⁶¹ 【宋】王應麟：《玉海》第二冊卷五四，影印本，揚州：廣陵書社，2003年，頁1022。

⁶² 曾棗莊，劉琳：《全宋文》第二二零冊卷5120，頁182-頁184。

《文苑英華》的編撰背景可分為政治動因、文化背景以及文學的意義。公元 960 年，宋太祖趙匡胤禪代後周，建立宋朝，後平定江南吳越、南唐、後蜀，社會相對出現一段太平時期。《宋史·文苑列傳序》云：

自古創業垂統之君，即其一時之好尚，而一代之規模，可以豫知矣。藝祖（宋太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奪武臣之權。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亦有好學之名，及其即位，彌文日增。⁶³

文武之道，一張一弛，向來都是統治者所慣用的方法。戰亂紛爭，則崇尚武功；天下太平，則偃武右文。宋初太平之時，宋太祖避免有其他功臣會像他般黃袍加身，面南稱帝，為此提出“宰相須用讀書人”⁶⁴這種重文抑武的說法。

《文苑英華》的編撰是基於繼承和發展前代文學遺產的文化需求。宋初幾代的皇帝皆好儒術藝文。太宗曾言“夫教化之本，治亂之源，苟無書籍，何以取法？”⁶⁵正因為他明白要鞏固政權，就必須文治，不能繼續依靠武力。在此情況之下，他大力推崇習文，特令官員編撰“三大書”以供其閱覽。《文苑英華》即是在此情形之下問世。

《文苑英華》是宋太宗朝對唐五代文學及其以前文學成就進行總結整理的成果，並與《太平御覽》《太平廣記》等類書的編撰，既是太平盛世的象徵，也是武功取政權、文韜安天下的策略體現。

⁶³ 【元】脫脫：《宋史》第三十七冊卷 439，北京：中華書局，1977 年，頁 12997。

⁶⁴ 【元】脫脫：《宋史》第三十六冊卷 417，頁 12504。

⁶⁵ 【宋】李燾撰：《續資治通鑑長編》第二冊卷 25，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頁 571。

如上所言，《文苑英華》與《唐文粹》皆屬於文學總集，而總集實際上亦是選本的一種。與《文苑英華》不同之處，《唐文粹》乃屬於姚鉉私人編撰的文學總集。《唐文粹》則成書於大中祥符四年（1011），全書一百卷。姚鉉在《唐文粹序》云：“大中祥符紀號之四祀，皇帝祀汾陰後土之月，吳興姚鉉集《文粹》成，”又云“十年於茲，始就厥志。”可見，《唐文粹》的編選開始於咸平五年（1002）。

姚鉉（968-1020），字寶之，廬州合肥（今屬安徽省）人。太平興國（983）八年進士，官至兩浙路轉運使，貶舒州團練副使卒。《宋史》有傳。

姚鉉生逢宋初文風浮豔之時，卻又力倡古風，尤為推重韓文。正如姚鉉在其《唐文粹序》中云：

惟韓吏部超卓羣流，獨高邃古，以二帝、三王為根本，以六經、四教為宗師，憑陵轆轤，首唱古文，遏橫流于昏墊，闢正道于夷坦。於是柳子厚、李元賓、李翱、皇甫湜又從而和之，則我先聖孔子之道，炳然懸諸日月。故論者以退之之文，可繼揚、孟，斯得之矣。⁶⁶

至於《唐文粹》的編撰目的，姚鉉在其序中已明言：

我宋勃興，始以道德仁義根乎政，次以詩書禮樂源乎化。三聖繼作，燁然文明。霸一變至於王，王一變至於帝，風教逮下，將五十年。熙熙蒸黎，

⁶⁶ 曾棗莊，劉琳：《全宋文》第十三冊卷 268，頁 282。

久忘干戈戰伐之事；泐泐儒雅，盡識聲明文物之容。《堯典》曰：“文思安安。”《大雅》云：“濟濟多士。”盛德大業，英聲茂實，並屆於一代，得非崇文重學之明效歟？⁶⁷

可見，他編撰此書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提倡“崇文重學”之用，與此同時，也為了響應宋初以文治國的需要。他欲借此來修復古道，為時人提供一個學習的範本。姚鉉力圖通過編撰唐代詩文的工作，其中尤看中韓柳詩文，來端正當時文風的偏弊。不僅如此，姚鉉姚鉉在《唐文粹》中力倡韓愈古文，這對後來的韓文普及散佈，功不可沒。

二、選本對韓文的接受

作為一套官修書，《文苑英華》在收錄篇章的同時並非有意識的在揀選與編撰者理念相同之篇章。其主要功用在於保存前代的文學作品，宋初時期的唐人文集如韓愈、柳宗元、元稹等人的皆不容易得到，而《文苑英華》皆收入了其作者的大部分篇章。因此，從這一方面而言，《文苑英華》的文獻史料價值其實是遠遠超過其作為選本的批評價值。

即便如此，凌朝棟認為《文苑英華》的編撰對宋初文學有一定的引導意義，引導著宋初的文學風氣，對促進宋初文學發展有所影響，並認為《文苑英華》在收錄文章的時候，是有所選擇，非全部收錄文人的所有作品，而是“撮

⁶⁷ 曾棗莊，劉琳：《全宋文》第十三冊卷 268，頁 281。

其精要”。⁶⁸因此，無形中，這也可以反映出當時這些官員乃至於皇帝的文學觀。

宋人王應麟《玉海》曰：“帝以諸家文集，其數至繁，各擅所長，綦蕪相間，乃命翰林學士承旨李昉……”⁶⁹可見其選錄的範圍乃是以“諸家文集”為主。其次必須是文章的精華。“閱前代文章，撮其精要，以類分之為千卷，目錄五十卷。”⁷⁰此處又說明他們對所收錄的文章亦進行過一番篩選，並非全然收錄。既然有選錄標準，則亦有其思想蘊含其中。

《文苑英華》所收詩文按照題目統計為 20 294 首（篇），同時又有 278 首（篇）重出，如此一來，所餘 20 016 首，其中韓愈詩文 162 篇。《唐文粹》一共收錄唐代詩文 2 223 篇之多，韓愈詩文佔了其中的 71 篇（見表一）。

表一：《文苑英華》與《唐文粹》所收錄的韓愈詩文

篇章	《文苑英華》	《唐文粹》
別知賦		卷九 古賦
感二鳥賦		卷七 古賦
明水賦	卷五十七 賦	
元和聖德詩並序（文苑只載其序作表）	卷六一一 表	卷十一 古調
河之水二章		卷十一 古調
琴操十首		卷十 古調
鄆州溪堂詩		卷十一 古調
北極贈李觀		卷十六上 詩
去歲貶潮州刺史小女道死今過其墓留題驛梁	卷二零六 詩	
同李二十八夜次襄城	卷二九三 詩	
和庫部盧四兄曹長元日朝迴	卷一九零 詩	
和張員外敕賜百官櫻桃	卷三二六 詩	
和李司勳過連昌宮	卷三一一 詩	

⁶⁸ 凌朝棟：《文苑英華研究》，頁 22。

⁶⁹ 【宋】王應麟：《玉海》第二冊卷 54，頁 1022。

⁷⁰ 【宋】王應麟：《玉海》第二冊卷 54，頁 1022。

和酬張秘書因寄馬贈詩	卷三三零 詩	
和高平朱參軍思歸作	卷二四五 詩	
哭楊兵曹凝陸歙州參	卷三零三 詩	
喜雪獻裴尚書	卷一五四 詩	
奉使常山次太原呈副使吳郎中	卷二五七 詩	
奉使鎮州次承天行營上裴司空相公	卷二五七 詩	
奉和李相公攝事南郊覽物興懷呈一二知己	卷三二零 詩	
奉和裴相公假山十一韻	卷一六一 詩	
孟先生詩		卷十五下 詩
將入韶州先寄張端公借圖經	卷二五七 詩	
廣宣上人頻見過	卷二二一 詩	
戲題牡丹	卷三二一 詩	
春雪 新年都未有	卷一五四 詩	
春雪 片片驅鴻急	卷一五四 詩	
春雪 觀雪乘清旦	卷一五四 詩	
晚次宣溪	卷一六六 詩	
晚泊江口	卷二九三 詩	
杏園送張轍侍郎	卷二七六 詩	
次弄冠峽	卷二九三 詩	
次石頭驛寄江西王十中丞閣老	卷二五七 詩	
次硤石	卷二九三 詩	
病鷗	卷三二九 詩	
石鼓歌		卷十七上 詩
自袁州除官還京行次安陸先寄隨州周循員外	卷二五七 詩	
詠雪贈張籍	卷一五四 詩	
贈崔立之	卷二五七 詩	
送侯喜	卷二七六 詩	
送李六協律歸荊南	卷二七六 詩	
送李員外院長分司東都	卷二七六 詩	
送李尚書赴襄陽	卷二七六 詩	
送李礎判官歸湖南	卷二七六 詩	
送李翱	卷二七六 詩	
送桂州嚴大夫	卷二七六 詩	
送楊凝郎中賀正	卷一九零 詩	
送石洪處士赴河陽幕	卷二七六 詩	
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	卷二七六 詩	
送鄭尚書赴南海	卷二七六 詩	
醉中留別襄州李相公	卷二八八 詩	
長安郊遊者贈孟郊	卷二五七 詩	
雨中寄張博士籍侯主簿喜	卷一五三 詩	
韶州留別張使君	卷二八八 詩	
題臨瀧寺	卷二三七 詩	

驚驥吟	卷三三零 詩	
伯夷頌		卷二十 頌
請上尊號表		卷二十五 表奏 書疏
賀冊尊號表	卷五六七 表	卷二十五 表奏 書疏
進撰平蔡州碑文表	卷六一一 表	
奏汴州封丘縣得嘉禾浚儀得嘉瓜狀	卷六四三 狀	
歐陽生哀辭	卷九九九 祭文	卷三十三下 文
為崔侍御祭穆員外文	卷九八七 祭文	
獨孤申叔哀辭	卷九九九 祭文	
祭太常裴少卿文	卷九八七 祭文	
祭姪老成文	卷九九三 祭文	
祭張給事徹文	卷九八七 祭文	
祭李郴州文	卷九八七 祭文	
祭柳子厚文	卷九八七 祭文	卷三十三下 文
祭田橫墓文	卷九九八 祭文	
祭竇司業牟文	卷九八七 祭文	
祭薛中丞文	卷九八七 祭文	
祭虞部張員外季友文	卷九八七 祭文	
祭馬僕射總文	卷九八七 祭文	
省試顏子不貳過論	卷七五六 論	卷三十五 論
諫臣論	卷七四四 論	
禘祫議	卷七六四 議	卷三十九 議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卷七六五 議	卷三十九 議
復讎議	卷七六八 議	卷四十 議
改葬服議	卷七六七 議	卷四十二 議
原人	卷三六六 雜文	卷四十三 古文
原性	卷三六三 雜文	卷四十三 古文
原毀	卷三六三 雜文	卷四十三 古文
原道	卷三六三 雜文	卷四十三 古文
原鬼	卷三六三 雜文	卷四十三 古文
對禹問	卷三六七 雜文	卷四十五 古文
師說		卷四十七 古文
張中丞傳後敘	卷三七零 雜文	
愛直贈李君房別	卷三六一 雜文	
本政	卷三六一 雜文	
獲麟解		卷四十六 古文
行難	卷三七八 雜文	
諱辯		卷四十六 古文
讀墨子		卷四十六 古文
讀荀子（文苑作讀荀卿子說）	卷三六零 雜文	卷四十六 古文
讒風伯	卷三五七 雜文	

進學解	卷三五三 雜文	卷四十六 古文
釋言	卷三五三 雜文	
雜說四首	卷三六一 雜文	卷四十七 古文
進士策問	卷四七四 策問	
南海神廟碑	卷八七九 碑	卷五十 碑
唐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許國公贈太尉韓公神道碑銘		卷五十七 碑
唐河陽軍節度使烏公先廟碑銘	卷八八零 碑	卷六十 碑
唐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田公先廟碑銘		卷六十 碑
少府監胡公神道碑	卷八九九 碑	
平淮西碑	卷八七二 碑	
柳州羅池廟碑	卷八七六 碑	卷五十二 碑
處州孔子廟碑	卷八四六 碑	卷五十一 碑
黃陵廟碑		卷五十 碑
唐太學博士施先生墓誌銘		卷六十九 銘
唐太子校書李元賓墓誌銘	卷九四六 誌	卷六十九 銘
柳子厚墓誌銘（文苑作柳州刺史柳君墓誌銘）	卷九五三 誌	卷六十九 銘
唐息國夫人墓誌銘		卷七十 銘
贈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	卷九七四 行狀	
柱國瀧西郡開國公贈太傅董公晉行狀	卷九七六 行狀	
徐濠泗三州節度使掌書記廳石記	卷八零三 記	卷七十三 記
新修滕王閣記	卷八一零 記	卷七十四 記
燕喜亭記	卷八二六 記	卷七十四 記
畫記		卷七十七 記
藍田縣丞廳壁記	卷八零五 記	
汴州東西水門記	卷八一二 記	
河南同官記	卷八三一 記	
五箴	卷七九一 箴	卷七十八 箴誠銘
守誠	卷三六八 雜文	卷七十八 箴誠銘
上宰相三書		卷八十七 書
上張僕射書	卷六七一 書	
上張徐州薦薛公達書	卷六七二 書	
上李實尚書書	卷六九二 書	
上賈滑州書	卷六七二 書	
代張籍與李浙東遜書	卷六七二 書	
為人求薦書	卷六八九 書	
答元稹侍御書		卷八十二 書
答劉秀才書	卷六九零 書	
答崔立之書	卷六八零 書	卷九十 書
與于襄州書	卷六七二 書	

與于襄陽書		卷八十四 書
與京西節度使書（文苑作與京西節度使邢尚書書）	卷六七二 書	卷八十八 書
與兵部李侍郎書	卷六八九 書	
與崔群書	卷六七九 書	
與李翱書	卷六九三 書	
與汝州盧郎中論侯喜書	卷六八九 書	
與祠部陸員外薦士書	卷六八九 書	
與陳京給事書	卷六六九 書	
與馮宿書	卷六八七 書	
賀張徐州得白兔書	卷六八四 書	
上巳日燕太學聽琴詩序	卷七一七 序	
石鼎聯句詩序		卷九十六 序
荊潭唱和集序（文苑作荊潭裴均楊憑唱和詩序）	卷七一七 序	卷九十五 序
贈復州崔使君序	卷七三四 序	
送令縱上人西遊序	卷七三零 序	
送何堅序	卷七三一 序	
送區冊序	卷七三零 序	卷九十八 序
送孟東野序	卷七三零 序	
送幽州李端公序	卷七三零 序	卷九十八 序
送廖道士序	卷七三一 序	
送張童子序	卷七三一 序	
送李礎歸河南序	卷七三零 序	
送李願歸盤谷序	卷七三零 序	卷九十六 序
送楊儀之支使歸潭州序	卷七三零 序	
送楊巨源少尹序	卷七三零 序	
送權秀才序	卷七三一 序	
送殷員外使迴鵲序	卷七三零 序	
送水陸運使韓約侍御歸所治序	卷七三零 序	
送浮屠文暢師序	卷七三一 序	卷九十八 序
送溫造處士赴河陽軍序	卷七三一 序	
送牛堪登第歸序	卷七三一 序	
送王墳秀才序	卷七三一 序	卷九十八 序
送石洪赴河陽參謀序	卷七三一 序	
送竇平從事序	卷七三零 序	
送董邵南遊河北序	卷七三零 序	
送許使君刺郢州志雍序	卷七三零 序	
送進士王含秀才序	卷七三一 序	
送鄭十校理序	卷七三零 序	
送鄭權尚書序	卷七三零 序	
送陳密序	卷七三一 序	
送陸歙州序（文苑作送陸員外出刺歙州詩）	卷七一七 序	卷九十六 序

序)		
送高閑上人序	卷七三零 序	
送齊暉下第歸序	卷七三一 序	
開州韋處厚盛山詩序	卷七一三 序	
下邳侯革華傳	卷七九三 傳	卷九十九 傳錄 記事
圻者王承福傳	卷七九三 傳	
毛穎傳	卷七九三 傳	卷九十九 傳錄 記事

就其所收錄的文體上來看，《文苑英華》只收錄了韓愈的一篇古賦；詩十六首；表三篇；狀一篇；祭文十三篇；論兩篇；議四篇；雜文十六篇；策問一篇；碑文六篇；墓誌兩篇；行狀兩篇；記六篇；箴五篇；書文十八篇；序文三十三篇；傳三篇。《唐文粹》則收錄了古賦兩篇；古調四篇；詩三篇；頌一篇；表奏書疏兩篇；祭文兩篇；論一篇；議四篇；古文十三篇；碑文七篇；墓誌四篇；記四篇；箴誡銘六篇；書八篇；序文八篇；傳兩篇。

從中可看出，《文苑英華》對此種追求文風革新的賦體較不認同，特別是古文家的創新文賦風格。而類似韓愈這種革新文風，雖具有古賦的特徵，實際上也是一種新文賦。

如馬積高所言“號為復古，實與漢時文賦不同，更與南朝儷體異趣，遂形成了一種新的文賦體。”⁷¹而這些新文賦，在宋代並不被主張以律賦取士為主流的文臣們所接受。“宋初承唐末五代之餘風，試賦故多循唐格，駢賦亦頗近唐體，唐古文家所開創的新文賦則罕見仿效。太宗、真宗時李昉等編《文苑英華》於唐賦多取律賦體，古文家之賦反多遺漏，即反映了此時的風尚。”⁷²對於

⁷¹ 馬積高：《歷代辭賦研究史料概述》，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頁99-頁100。

⁷² 馬積高：《歷代辭賦研究史料概述》，頁112。

韓愈其他文體，《文苑英華》較認同，特別是收錄了韓愈的序文共有三十三篇之多，其中更有贈序文。

《唐文粹》的情況則不然，姚鉉乃是有意識地在揀選韓愈詩文，以符合自己的理念與風格為主。姚鉉本人對韓愈非常尊崇，並譽他“超卓羣流”，“獨高邃古”。而其編撰《唐文粹》的主要原因在於“纂唐賢文章之英粹者也。”⁷³他對韓愈其人其文皆給予極高的評價與讚頌。

《唐文粹》選錄所選錄的韓詩，其中多數為古體詩，近體詩尤少，駢體詩一概不收錄。所收錄之詩的風格多屬於典重峭奧的路數，崇古的氣息濃厚。這其實與姚鉉復古道、彰古雅的編選理念相似。就如其在序中言“止以古雅為命，不以雕篆為工，故侈言蔓辭，率皆不取。”⁷⁴他所收錄的文章皆以“古雅”為標準。

姚鉉注重道卻仍相當重視文采，序言中說《昭明文選》“亦一家奇書”，並期為其“嗣”，序末又讚美唐賢之文“英辭一發，復出千古，琅琅之玉聲，粲粲之珠光，不待汎天風，澈海波，而盡在耳目。於戲！李唐一代之文，其至乎！”⁷⁵從這一點來看。足以證明姚鉉是有藝術眼光的。

在這些篇章裡頭，其中主張“氣盛言宜”的《答李翊書》，主張“有諸其中”的《答尉遲生書》，主張“事信理切”的《上于襄陽書》，主張“舒憂娛悲”的《上李侍郎書》，主張“發憤篤專”的《答竇秀才書》，主張“感激怨懟”的《上宰相書》，主張“鈎章棘句”的《貞曜先生誌》，而集中體現韓愈

⁷³ 曾棗莊，劉琳：《全宋文》第十三冊卷 268，頁 281。

⁷⁴ 曾棗莊，劉琳：《全宋文》第十三冊卷 268，頁 283。

⁷⁵ 曾棗莊，劉琳：《全宋文》第十三冊卷 268，頁 283。

奇崛險怪的創作風格的代表作就有如《城南聯句》《元和聖德詩》等。這類的篇章《唐文粹》皆收錄在其中。這無形亦證明姚鉉對韓文的肯定。

《文苑英華》所收錄之韓文之數量比《唐文粹》來得多。而兩者所收錄之韓文共有四十篇相同。（見表二）

表二：《文苑英華》與《唐文粹》重出之韓愈詩文

篇章	《文苑英華》	《唐文粹》
元和聖德詩並序（文苑只載其序作表）	卷六一一 表	卷十一 古調
賀冊尊號表	卷五六七 表	卷二十五 表 奏書疏
歐陽生哀辭	卷九九九 祭文	卷三十三下 文
祭柳子厚文	卷九八七 祭文	卷三十三下 文
省試顏子不貳過論	卷七五六 論	卷三十五 論
禘祫議	卷七六四 議	卷三十九 議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卷七六五 議	卷三十九 議
復讎議	卷七六八 議	卷四十 議
改葬服議	卷七六七 議	卷四十二 議
原人	卷三六六 雜文	卷四十三 古 文
原性	卷三六三 雜文	卷四十三 古 文
原毀	卷三六三 雜文	卷四十三 古 文
原道	卷三六三 雜文	卷四十三 古 文
原鬼	卷三六三 雜文	卷四十三 古 文
對禹問	卷三六七 雜文	卷四十五 古 文
讀荀子（文苑作讀荀卿子說）	卷三六零 雜文	卷四十六 古 文
進學解	卷三五三 雜文	卷四十六 古 文
雜說四首	卷三六一 雜文	卷四十七 古 文
南海神廟碑	卷八七九 碑	卷五十 碑
唐河陽軍節度使烏公先廟碑銘	卷八八零 碑	卷六十 碑

柳州羅池廟碑	卷八七六 碑	卷五十二 碑
處州孔子廟碑	卷八四六 碑	卷五十一 碑
唐太子校書李元賓墓誌銘	卷九四六 誌	卷六十九 銘
柳子厚墓誌銘（文苑作柳州刺史柳君墓誌銘）	卷九五三 誌	卷六十九 銘
徐濠泗三州節度使掌書記廳石記	卷八零三 記	卷七十三 記
新修滕王閣記	卷八一零 記	卷七十四 記
燕喜亭記	卷八二六 記	卷七十四 記
五箴	卷七九一 箴	卷七十八 箴 誠銘
守誠	卷三六八 雜文	卷七十八 箴 誠銘
答崔立之書	卷六八零 書	卷九十 書
與京西節度使書（文苑作與京西節度使邢尚書書）	卷六七二 書	卷八十八 書
荊潭唱和集序（文苑作荊潭裴均楊憑唱和詩序）	卷七一七 序	卷九十五 序
送區冊序	卷七三零 序	卷九十八 序
送幽州李端公序	卷七三零 序	卷九十八 序
送李願歸盤谷序	卷七三零 序	卷九十六 序
送浮屠文暢師序	卷七三一 序	卷九十八 序
送王墳秀才序	卷七三一 序	卷九十八 序
送陸歙州序（文苑作送陸員外出刺歙州詩序）	卷七一七 序	卷九十六 序
下邳侯革華傳	卷七九三 傳	卷九十九 傳 錄記事
毛穎傳	卷七九三 傳	卷九十九 傳 錄記事

就二者相同之篇章而言，其中的《元和聖德碑》等篇章乃在頌揚朝廷平定叛鎮；《南海神廟碑》等篇章在表彰效忠於中央的地方節鎮，這都是韓愈政統思想的代表作。韓愈闡發“修辭明道”學說的代表作則有《題歐陽生哀辭後》等篇章。

《文苑英華》乃是在晚唐五代詩風籠罩的情況下編撰的，其時盛行唱和詩，推崇白體，因而收錄白居易的作品最多；而《唐文粹》是在真宗朝復古文

風漸起之時私自選錄，因而最重韓柳，收錄此二者的詩文最多。從比率上來講，韓愈詩文佔《文苑英華》總詩文數量的 0.8%，而《唐文粹》則是 3.19%。

這等的數量在當時實屬罕見，再加上《文苑英華》乃是官修書，仍舊收錄之多的韓文，亦可體現為朝廷對韓文的重視，預示了韓文的復興。此後的《唐文粹》與當時推崇韓愈儒學的社會背景有密切的關係。對此，《四庫全書總目》亦認為“於歐、梅未出前，毅然矯五代之弊，與穆修、柳開相應者，實自鉉始。”⁷⁶即便是紀昀也認為宋中期韓文復興的功勞與姚鉉尊韓有直接的關係。

三、選本對後期韓集流傳的貢獻

編撰於宋初時期的《文苑英華》及《唐文粹》一直都是宋代以來備受承認的引註本。唐代別集到宋初散佚者甚多，詩文總集就承擔著保留作家作品的重要功用。

《文苑英華序》載：“惟《文苑英華》士大夫家絕無而僅有，蓋所集止唐文章，如南北朝間存一二。時印本絕少，雖韓、柳、元、白之文，尚未甚傳，其他如陳子昂、張說、九齡、李翱等諸名士文集世尤罕見，修書官於宗元、居易、權德輿、李商隱、顧云、羅隱輩或全卷收入。”⁷⁷《文苑英華》很好的保存了唐作家的不少文章，其所保留的韓愈詩文，更是後來韓文校勘家所著重校本之一。

⁷⁶ 【清】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集部》下冊卷 186，頁 1692。

⁷⁷ 曾棗莊，劉琳：《全宋文》第二二零冊卷 5120，頁 184。

就上所述集子中，單單是方崧卿的《韓集舉正》就曾引校“文苑”、“苑” 726 條，方氏遵從的就有 505 條；引“文粹”、“粹” 137 條，遵從的有 73 條。從這引注數量來看，《文苑英華》是方氏採用的主要校本之一。就此而言，《文苑英華》所保存的韓文對後來的韓集編撰頗有影響。

乃至於後來朱熹校勘昌黎文集亦對《文苑英華》頗看重，如其在《春雪·片片驅鴻急》題下注：“方云此詩得於《文苑英華》，其後即以正集中《春雪》詩。”⁷⁸據劉真倫考查，《韓文考異》引校“文苑”的共有十三條之多，而其中有十二條是與方本《舉正》重出，另有一條為直接採用。⁷⁹朱熹的《韓文考異》乃是在方氏的《韓集舉正》的基礎上再進一步的著作。

再者，《文苑英華》的編撰者之一的范杲，便是宋代古文運動的早期倡導和參與者之一。

范杲，字師回，大名宗城（今屬河北威縣東）人，宋初名臣范質從子。以蔭補太廟齋郎，再遷國子四門學士。《宋史·范質傳》附傳。

《宋史》謂：“范杲好古學，尤重開文，世稱‘柳、范’。”⁸⁰再者，范杲與柳開志同道合，他“好古學，少有大名。特愛公（柳開）文，常口誦於朝野間，為公之譽。”⁸¹對後來古文的推廣，范杲亦有少許的貢獻。《文苑英華》與《唐文粹》，無論是其書或是其編撰者，對爾後的古文蓬勃發展有所推動。

⁷⁸ 【宋】朱熹，【宋】王伯大：《別本韓文考異·補遺》，《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73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頁 689。

⁷⁹ 劉真倫：《韓愈集宋元傳本研究》，頁 364。

⁸⁰ 【元】脫脫：《宋史》第三十七冊卷 440，頁 13024。

⁸¹ 【宋】張景：〈故如京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使司空知滄州軍州事兵馬鈴轄兼御使大夫上柱國河東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柳公行狀〉，【宋】柳開撰，【宋】張景編：《河東集》卷六十，《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85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頁 347。

第三章、宋以後韓集傳本流傳考辨

五代宋初，韓愈的文集並不為人所重視。然而，隨著儒學在宋代的逐步發展和古文的日益普及，韓文方才愈漸顯現出其重要性來。在這時候，越來越多儒學家投身於韓愈文集的校勘工作。

宋代韓集盛行的主要原因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說明。首先，在唐宋思想文化轉型的歷史過程中，韓愈是一個處於轉捩點上的關鍵人物，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一度居於主流和中心的地位。在宋代文學的發展中，韓愈的詩文都因為符合了唐宋時期整個文化的基本走向和精神而得到肯定。其次，宋代板刻的盛行也從物質和技術的層面上為韓集的盛行提供了可能。商業利益的驅動使刻書成為一門專業的工作。也正如此，宋以後的韓文校勘與整理逐漸興盛起來。為此，

本文擬就宋代文化的傳播與韓集傳本的流傳中探討兩者間的聯繫，並以前期的選本與宋中期的選本為比較看出兩期儒家學者對韓愈的接受，以及韓集於宋以後的一個流傳情況。

一、宋代文化與韓集傳本傳佈

基本上，韓集的校勘與整理的工作是貫穿於兩宋各個時期。即使是在文化建設較為落後的北宋初期以及文史研究受到限制的北宋末年，也時而有一些校

勘韓集的著作問世。但大致上來說，宋代的韓集校勘有兩個較為突出的時期，那就是北宋中期和南宋初期，而這兩個時期也是宋代韓學的高峰期。

南宋初年校勘韓文的盛行，與當時的政治和學術背景有密切的關係。北宋後期，新黨對元祐學術的禁止，在一定的程度上影響了整個學術文學的發展。王安石雖同樣的接受韓愈的道統之說，但並不如其他古文家般尊韓。⁸²正因如此，後來新黨中的主要人物，亦很少有人對韓愈感興趣。這促使韓文在這一時期遭冷落。直到南宋初年，元祐學術的解禁，文史之學的日趨繁盛，一些經過長期積累的校勘韓集著作也在這一時期得以面世。與此同時，這一時期韓集校勘的興盛，也與當時校勘學自身的蓬勃發展有關。

宋代的校韓之風，也受到宋代文化全面高漲的影響，受到藏書、刻書業發展的影響。隨著印刷業的迅速發展，抄書、藏書、校書、著書、刻書，成為文人日常生活中一個重要的部分，成為一種較為普遍的生活方式。⁸³宋代文人家藏書者很多，其中不少藏書家如晏殊、宋綬、蘇頌、呂大防、王欽臣、董道、方崧卿、廖瑩中等都曾校勘過韓集。因此不少藏書家亦藏有韓愈文集，這無形中對韓集的校勘與整理大有幫助。這也無形中對韓集的傳播起了幫助。

據現有的資料統計，宋代先後校理過韓集的學者除了上述所列的柳開、穆修、姚鉉、晏殊、李昉以外，還有其他如，劉燁、宋綬、宋庠、宋祁、朱台符、蔡齊、尹洙、歐陽修、呂夏卿、蘇溥、周敦頤、張載、蘇頌、王安石、呂大防、黃庭堅、陳師道、張耒、王欽臣、李樸、郭忠孝、郭雍、鮑由、孫元

⁸² 就如王安石在答歐陽修詩中說：“欲傳道義心雖壯，學作文章力已窮。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奉酬永叔見贈〉。可見，王安石欲越過韓愈，直達孟子。見【宋】王安石，秦克，鞏軍標點：《王安石全集》卷五十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頁449。

⁸³ 楊國安：《宋代韓學研究》，頁197。

忠、李邴、謝克家、陳長方、魏掞之、董道、胡安國、汪藻、洪興祖、沈晦、范汝霖、張敦頤、韓醇、陸九淵、陸九齡、姚令威、方崧卿、朱熹、呂祖謙、魏仲舉、廖瑩中、李樛、鄭耕老、陳汝義、劉安世、謝元逸、周行己、高元之、許開、史彌大等，這些僅是具有較為可靠的文獻依據的校勘者已有近六十家；其他可能參與過韓集校勘的尚有數十家，而埋沒不彰的更大有人在。

在宋代眾多的韓集校勘者當中，有不少的校勘者的成果只是附在韓集之上，並未真正流傳下來。大多數皆以手抄本的形式流傳，且大多隨著時代流傳都已散佚。為了使宋代韓集校勘的盛況略見一斑，依據現有文獻，對一些重要的校勘者稍作勾勒。下表就上述的儒家學者、校勘者整理出其出生地及生平，

表三：韓集校勘者的地域分佈與生平

人物	柳開	朱台符	姚鉉	劉燁	穆修	宋綬	晏殊
生卒	948-1001	965-1006	968-1020	968-1029	979-1032	991-1040	991-1055
字	仲塗	拱正	寶之	耀卿	伯長	公垂	同叔
祖籍	大名（今屬河北）人	眉州眉山（今屬四川省）人	廬州合肥（今屬安徽省）人	河南洛陽人	鄆州汶陽人，徙居蔡州	趙州平棘（今河北趙縣）人	臨川人

	開寶六年 (975) 進士	淳化三年 (922) 進士登甲科， 歷官太常博士、 京西轉運副使、 陝西轉運使	太平興國 (983) 八年進士，官 至兩浙路轉運 使，貶舒州團 練副使卒	宋真宗咸平二年 (998) 進士，累官 秘書省著作郎	大中祥符二年 (1009) 進士	以蔭入仕，後 賜同進士出身， 官至兵部尚書 參知政事	景德初以神童 薦，賜同進士 出身，命直史 館，慶曆三年 (1043) 以刑部尚書 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充 集賢殿大學 士兼樞密使
備註	原名肩愈（一作紹元，宋史有傳	《宋史》有傳	《宋史》有傳	《宋史》有傳	《宋史》有傳	《宋史》有傳	《宋史》有傳

續表

人物	宋庠	宋祁	尹洙	歐陽修	周敦頤	張載	蘇頌
生卒	996-1066	998-1061	1001-1047	1007-1072	1017-1073	1020-1077	1020-1101
字	公序	子京	師魯	永叔	茂叔	子厚	子容
祖籍	安州安陸人，後徙開封雍丘（今河南杞縣）	安州安陸人，後徙開封雍丘（今河南杞縣）	河南人	廬陵（今屬江西吉安）人	道州營道（今屬河南省）人	郟縣橫梁鎮（今屬江蘇省）人	泉州南安（今屬福建省）人

	仁宗天聖二年（1024）進士	仁宗天聖二年（1024）進士	仁宗天聖二年（1024）進士，累官館閣校勘、太子中允，以黨同范仲淹出監唐州酒稅，歷知涇、渭諸州	天聖八年（1030）進士，入朝為館閣校勘	歷分寧主簿、南安軍司理參軍、桂陽令	嘉祐二年（1057）進士，歷官祁州司法參軍，雲巖令	慶曆二年（1042）進士，歷宿州觀察推官，知江寧縣
備註	《宋史》有傳	宋庠之弟，《宋史》有傳	《宋史》有傳	《宋史》有傳	號廉溪，《宋史》有傳	《宋史》有傳	《宋史》有傳

續表

人物	王安石	呂大防	黃庭堅	鮑由	陳師道	謝逸	張耒
生卒	1021-1086	1027-1097	1045-1105	1049-1110	1052-1101	? -1113	1054-1114
字	介甫	微仲	魯直	欽止	履常	無逸	文潛
祖籍	撫州臨川（今屬江西省）人	祖籍汲郡，家居藍田	洪州分寧（今屬江西省）人	處州龍泉（今屬浙江省）人	彭城（今江蘇徐州）人	撫州臨川（今屬江西省）人	楚州淮陰（今屬江蘇省）人

	仁宗慶曆二年（1024）進士，簽書淮南判官	皇祐初年進士及第，調馮翊主簿，歷官著作佐郎，知青城縣	治平四年（1067）進士，官至起居舍人，以黨籍貶涪州、分宜	元祐六年（1091）年進士，徽宗時召對除工部員外郎	元祐初蘇軾薦為徐州教授，官至秘書省正字	屢舉不第	熙寧間進士，元祐時官秘書省正字、起居舍人
備註	《宋史》有傳	《宋史》有傳	號山谷道人，《宋史》有傳	《宋史》有傳	一字無己，號後山居士，《宋史》有傳	號溪堂，	《宋史》有傳

續表

人物	周行己	謝克家	胡安國	沈晦	李邴	陳與義	洪興祖
生卒	1067-1125	? -1134	1074-1138	1084-1149	1085-1146	1090-1138	1090-1155
字	恭叔	任伯	康侯	元用	漢老	去非	慶善
祖籍	永嘉人	上蔡（今屬河南省）人	建寧崇安人	錢塘（今浙江杭州）人	濟州任城縣（今屬山東省）人	其先居京兆，自曾祖始遷洛，故為洛陽人	鎮江丹陽（今屬江蘇省）人

	元祐六年 (1091) 進士，為本州教授	紹聖四年 (1097) 進士，建炎四年 (1130) 自禮部尚書除參知政事，紹興元年 (1131) 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	紹興四年 (1097) 進士，擢太學博士、中書舍人	宣和六年 (1124) 進士第一，除校書郎，遷著作佐郎	中崇寧五年進士第，累官為起居舍人，試中書舍人	政和三年 (1113) 進士，授文林郎充開德府教授	登政和八年 (1118) 上舍第，為湖州士曹，改宣教郎
備註	號浮汭，		《宋史》有傳	《宋史》有傳	《宋史》有傳	號簡齋，《宋史》有傳	號練塘，《宋史》有傳

續表

人物	郭雍	汪藻	張敦頤	劉安世	姚令威	陳長方	鄭耕老
生卒	1091-1187	1097-1154	1097-1183	1100-1167	1105-1162	1108-1148	1108-1172
字	子和	彥章	養正	器之	不詳	齊之	穀叔
祖籍	其先洛陽人	饒州德興（今屬江西省）人	婺源（今屬安徽省）人	吉州安福人	越州嵊縣（今屬浙江省）人	長樂（今屬福建省）人	莆田（今屬福建省）人

	隱居陝州，放浪長陽山谷間	徽宗崇寧二年（1103）進士，歷官著作佐郎、屯田員外郎、太常少卿、起居舍人	紹興八年（1138）進士，歷邵武、南劍州教授，知舒州、衡州致仕	紹興十八年（1148）進士，授岳州司戶參軍，歷永州教授	以父蔭補官，仕至權尚書戶部員外郎、樞密院編修官	紹興八年（1138）進士，官江陰縣學教授	紹興十五年（1145）進士，歷明州教授、國子監主簿，官至福建安撫司機宜文字
備註	號白雲先生，《宋史》有傳	《宋史》有傳		《宋史》有傳		即陳齊之，	

續表

人物	魏揆之	朱熹	廖瑩中	陸九齡	方崧卿	呂祖謙
生卒	1116-1173	1130-1200	? -1275	1132-1180	1135-1194	1137-1181
字	子實	元晦	群玉	子壽	季申	伯恭
祖籍	建州建陽人	徽州婺源（今屬江西省）人	邵武（今屬福建）人	金溪（今屬江西省）人	福建莆田人	婺州人
	兩以鄉舉試禮不第，遂不復出。乾道中賜同進士出身，守太學錄	紹興十八年（1148）進士。胡世將、謝克家薦之，除祕書省正字	舉進士，為賈似道門客	乾道五年（1169）進士，調興國軍教授，改泉州，未上卒	孝宗隆興元年（1163）進士，始以左迪功郎授紹興府學教授	初蔭補入官，後隆興元年（1163）進士，歷太學博士、祕書郎
備註	《宋史》有傳	《宋史》有傳		《宋史》有傳	葉適《京西運判方公神道碑》、周必大《京西轉運判	《宋史》有傳

					官方君崧 卿墓誌 銘》	
--	--	--	--	--	-------------------	--

續表

人物	陸九淵	高元之	蔡齊	呂夏卿	蘇溥	王欽臣
生卒	1139- 1192	1172- 1197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字	子靜	端叔	子思	縉叔	不詳	仲至
祖籍	金溪（今 屬江西 省）人	鄞縣（今 屬浙江） 人	其先 洛陽 人， 膠水 （今 山東 平度 縣） 人	泉州晉江 （今屬福 建省）人	眉山人	應天宋城 （今河南 商丘）人
	乾道八年 進士，歷 靖安、崇 安主簿， 除國子 正，因論 恢復罷 職，居貴 溪象山講 學	五上禮部 不第，鄉 人數百師 事之	真宗 大中 祥符八 年（10 15） 舉進 士第 一， 景祐 元年 （10 34） 以禮 部侍 郎參 知政 事， 後罷 政為 戶部 侍郎	慶曆二 年（1042） 進士，為 江寧尉	不詳	以薦試學 士院，賜 進士及第
備註	《宋史》 有傳		即蔡 文	《宋史》 有傳		

			忠， 《宋 史》 有傳			
--	--	--	----------------------	--	--	--

人物	郭忠孝	李樗	董道	樊汝霖	魏仲舉	許開	史彌大
生卒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字	立之	迂仲	彥遠	不詳	不詳	仲啟	方叔
祖籍	河南人	閩縣人	東平 (今屬 山東 省)人	金堂 (今屬 四川 省)人	建安人	丹徒 (今屬 江蘇 省)人	鄞縣人
	以蔭補官，神宗元豐間進士，調將作監主簿，宣和間為河東路提舉，靖康中召為軍器少監，改永興路提點刑獄	受業於呂本中，鄉貢不第	不詳	宣和六年(1124)進士	不詳	乾道八年(1172)進士，歷諸王府大小學教授、司農寺丞兼實錄院檢討官，仕至中奉大夫	乾道五年(1169)進士，歷官秘書丞、浙江提舉、宗正少卿太子侍講，官至禮部侍郎
備註	《宋史》有傳						

縱觀上表，源自福建與江南的韓集校勘學者佔了大多數。並且其中大部分皆是進士出身，只有少數乃是以蔭補官，或是布衣不仕。

清水茂以為福建作為學問的發源地與當地的出版業興盛有關。⁸⁴宋代是造紙術以及印刷術的黃金時代。⁸⁵而這其中尤以福建為最主要，據葉德輝《書林清話》云：“閩中造紙印書，宋時極盛。”⁸⁶福建出版業的興盛，這促使福建人擁更多機會接觸書籍。因此讀書已不再是士門貴族的專利，一介寒士亦可以擁有屬於自己的書籍。與此同時，書籍的校勘註解也隨之興盛起來。

另有一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在佛學仍舊興盛的宋代，佛家門人開始接受儒學，並與佛教合一。這其中首推智圓。宋初儒學復興與佛教之間的聯繫可另闢章節討論，本文將不詳談。

智圓（976-1022），字無外，自號中庸子。八歲受具於錢唐龍興寺，十五歲微知騷雅，好為唐律詩，欲以作文訓世為志，會寢疾，遂改以習釋為主，學儒為副。其生平事蹟收錄於《中庸子傳》。

作〈讀韓文詩〉云：“文不可終否，天生韓吏部。叱偽俾歸真，鞭今使復古。異端維既絕，儒宗缺皆補。離文七百篇，柄若日月懸。力扶姬孔道，手持文章權。來著如尊儒，孰不由茲焉！我生好古風，服讀長灑蒙。何必唐一經，文道方可崇。”⁸⁷（《閑居編卷三十九》）

⁸⁴ 清水茂以為福建這塊遠離中央朝廷的偏僻之地，卻成為了後來宋代道學的中心之一。再者，許多出身福建的學者並不只限於道學家。人才輩出的福建之地與其出版業的興盛有關。而福建出版業的發達，實得力於其得天獨厚的良好印刷條件。福建盛產木材，適合造紙和木板的製作。這無形中導致刻工雲集在此，其出版技術亦得以流傳開來。這些都與福建之地的文化之盛有著息息相關的聯繫。詳見【日】清水茂，蔡毅譯：〈印刷術的普及與宋代的學問〉，《清水茂漢學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頁96-97。

⁸⁵ 至於印刷術的發明時間，國內外古今學者皆有不同的看法，大致上可分成漢朝說、東晉咸和說、六朝說、隋唐說、唐朝說、五代說以及北宋說這其中說法。多數學者比較贊同唐朝的說法。詳見張秀民：《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影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17-36。

⁸⁶ 葉德輝，李洋，葉啓崑：《書林清話·書林雜話》卷二，臺北：世界書局，2009年，頁42。

⁸⁷ 【宋】智圓：《閑居編》卷三十九，《已新纂續藏經》第五十六冊，中華電子佛殿協會發行，2005年，頁105。

又作〈述韓柳詩〉云：“是之排釋氏，子厚多能仁。韓柳道既同，好惡安得倫，一斥一以贊，俱令儒道伸。……後生學韓文，於釋長狺狺。未知韓子道，先學韓子嗔。忘本以競末，今古空勞神。”⁸⁸（《閑居編》三十九）

按羅根澤的看法，宋初最先見到韓愈全集，既是李漢全本的當是智圓。（“智圓的始見韓柳集”條）⁸⁹以此看來，智圓不止見到韓文，且對其推崇備至，對儒學持包容接納的態度，並作《師韓議》喝止釋氏為學韓而排佛。

其《師韓議》如是道：

吾門中有為文者，而反斥本教以尊儒術，乃曰：“師韓愈之為人也，師韓愈之為文也，則於佛不得不斥，於儒不得不尊，理固然也。”吾謂之不然。斯人也，非韓之徒，乃韓之罪人爾。……夫韓愈冠儒冠，服儒服，口誦六籍之文，心味五常之道，乃仲尼之徒也。由是擯黜釋老百家之說以尊其教，固其宜矣。釋子果能師韓也，則蓋演經律以為文，飾戒慧以為行，廣慈悲以為政，使能仁之道巍巍乎有功，則可謂之師韓矣。⁹⁰

身為釋氏的智圓與其他的古文家相異。中唐至宋初的古文家皆效仿韓愈排除異端，而所謂的異端即包括佛教。智圓亦同樣排除異端，卻不排除佛教。他

⁸⁸ 【宋】智圓：《閑居編》卷三十九，《卍新纂續藏經》第五十六冊，頁106。

⁸⁹ 羅根澤：《兩宋文學批評史·中國文學批評史》，頁47。

⁹⁰ 曾棗莊，劉琳：《全宋文》第十五冊卷312，頁267。

認為儒佛之道乃是相同。祝尚書謂智圓這種儒道觀念的轉變在宋代有著重要的價值。⁹¹

二、兩《唐書》收錄之韓愈詩文

兩《唐書》皆同時收錄了韓愈傳，這兩部記載唐代的史書在編撰時間上相距一百餘年，《舊唐書》成書於五代後晉出帝開運二年（945），《新唐書》成於北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

史書的觀點同時間亦代表著當時統治階層的觀念，也正因為如此，兩《唐書》不單單能視為史臣對韓愈的接受，也可理解為各自時代對韓愈的接受。

雖然時代相距不遠，但兩《唐書》在編撰韓愈傳記與韓愈詩文的選錄皆有所不同。這其中的差異就是各自時代史臣乃至於政治與社會對韓愈的接受有所不同所造成的。

誠如，劉知幾以為“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乎國風，以察興亡。是知文之為用，遠矣大矣。……是則文之將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駕南、董，俱稱良直者矣。”⁹²可見，文章與史著和當時的政教、道德風尚有著一定的關係。因此，舉凡研究韓集在唐宋之間的流佈，不得不關注這兩代史家對韓愈的看法以及其所收錄韓愈詩文。

⁹¹ 祝尚書在其〈智圓‘三教合一’古文論〉裡指出智圓的對儒、釋、道的觀念與宋初當時的古文家不同，但是這與後來的理學有所相似，同樣是以儒為主，三教融合。見祝尚書：《北宋古文運動發展史》，成都：巴蜀書社，1995年，頁237-246。

⁹² 【唐】劉知幾撰，趙呂南校註：《史通新校註》，重慶：重慶出版社，1990年，頁304。

與《舊唐書》相比，由北宋歐陽修、宋祁合撰的《新唐書》收錄了較多篇的韓文，韓愈本傳收錄了六篇韓文，分別為〈進學解〉〈論淮西事宜狀〉〈論佛骨表〉〈潮州刺史謝上表〉〈祭鱷魚文〉〈重答張籍書〉。除此以外，在他傳記裡亦同樣收錄了韓愈的詩文。除上所列，其他諸如〈復讎狀〉〈與少室李拾遺書〉〈處州孔子廟碑〉〈羅池廟碑〉〈答元侍御書〉〈鄆人對〉〈禘祫議〉〈調張籍〉〈黃家賦事宜狀〉〈論孔戣致仕狀〉〈南山詩〉〈猛虎行〉〈張中丞傳後序〉〈諱辯〉等。如下表：

表四：兩《唐書》所收錄韓愈詩文

韓文	《舊唐書》	《新唐書》
諱辯	√	√
羅池廟碑	√	√
毛穎傳	√	
進學解	√	√
論佛骨表	√	√
平淮西碑	√	√
潮州刺史謝上表	√	√
祭鱷魚文	√	√
論淮西事宜狀		√

重答張籍書		✓
復讎狀		✓
與少室李拾遺書		✓
處州孔子廟碑		✓
答元侍御書		✓
鄂人對		✓
禘祫議		✓
調張籍		✓
黃家賦事宜狀		✓
論孔戣致仕狀		✓
南山詩		✓
猛虎行		✓
張中丞傳後序		✓

由此可見《新唐書》所載韓文之多，無怪趙翼在《廿二史劄記》云：“歐、宋二公皆尚韓、柳古文，故景文於《唐書》列傳，凡韓、柳文可入史者，必采摭不遺。〈張巡傳〉則用韓愈文，〈段秀實傳〉則用柳宗元〈書逸事狀〉，〈吳元濟傳〉則用韓愈〈平淮西碑〉文，〈張籍傳〉又載愈答籍一書，

〈孔戣傳〉又載愈請勿聽致仕一疏，而於〈宗元傳〉載其貽蕭俛一書，許孟容一書，〈貞符〉一篇，〈自微賦〉一篇，可見其於韓、柳二公有癖嗜也。”⁹³從其收錄情況來看，《新唐書》所採摭的韓文有些為全文選入、或摘引、或摘引並改寫之等，並且遍布在不同的傳記裡頭。

再者，與《舊唐書》不同之處在於兩唐書對韓愈其人其文的評價。《新唐書》對韓愈的評價如是道：

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閎深，與孟軻、楊雄相表裡而佐佑《六經》云。至它問造端置辭，要為不襲蹈前人者。然惟愈為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翱、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遽不及遠甚。⁹⁴《新唐書·韓愈傳》

與《舊唐書》的編撰背景不同，《新唐書》是在《舊唐書》的前提下再加以修補。⁹⁵而其中的編撰者，歐陽修及宋祁等人對韓愈推崇極至。歐陽修更在見過韓集的情況之下來編撰《新唐書》，因而收錄韓愈詩文之多的原因不在話下。這其中也存在著五代與宋代文化之差異。宋代的文化與學術發展基本上是

⁹³ 【清】趙翼撰，曹光甫點校：《廿二史劄記》卷十八，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年，頁255。

⁹⁴ 【宋】歐陽修，【宋】宋祁：《新唐書》第十七冊卷176，頁5265。

⁹⁵ 谷曙光謂《新唐書》編撰之年代正是宋代士人產生憂患感、危機感，要求政治改革的時候，而興於此時的儒學復興亦可被視為改革的其中一環。詳見谷曙光：《韓愈詩歌宋元接受研究》，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21。

繼承唐代的，因此，《新唐書》乃是將韓愈置於唐代文化之首來看待，就如其所說“完然為一王法”。⁹⁶

三、宋以後之韓愈傳本

宋代的韓集校勘一開始就存在著重文理、義理和著重版本的兩種傾向。而這兩種傾向其實早在北宋初年柳開和穆修身上就已經體現出來了。南宋時期的方崧卿和朱熹則分別代表了兩種方法的最高成績。

宋代以後韓集流傳情況，依據方崧卿《韓集舉正》序文云：“李、謝止校閣本，最為詳密，字之疑者，皆標同異於其上，故可以為據。”又云：“大抵以公文石本之存者校之閣本常得十九，杭本得十七，而蜀本得十五六焉。”⁹⁷方氏《韓集舉正》多依閣本，此外，還有謝克家本、李昉本、洪興祖本紀及晁本、潮本、泉本等。由此可見，宋初以後除了歐陽修等人為韓愈整理文集以外，亦有不少古文家校注韓文。

這其中又以南宋方崧卿所編的《韓集舉正》為韓集校勘的主要成果。《韓集舉正》乃是對南宋初年以前的韓集傳本作了一次全面的梳理，對考察唐宋時期韓集的流傳保存頗有幫助。

⁹⁶ 【宋】歐陽修，【宋】宋祁：《新唐書》第十八冊卷 126，頁 5725。

⁹⁷ 【宋】方崧卿原著，劉真倫彙校：《韓集舉正彙校》卷一，頁 1。

葉適云：“韓氏文行於世二百年，其始所從，家異人殊，不能相一，學者患之。公會證旁引，為書二十餘卷，得以據依，他本廢矣。”⁹⁸又如周必大謂：“（方崧卿）尤喜韓昌黎文，為《舉正》十卷，《附錄》五卷，晚別成《箋校》十卷。”⁹⁹

方崧卿以後，又以朱熹的《韓文考異》為宋元以後的韓集傳本的祖本。而後的傳本皆多循從朱熹的這一校勘系統。

此外，據《宋史·藝文志》記載，至元朝時期，韓愈的集子數量亦明顯增多：“《韓愈集》五十卷、《遺文》一卷、《昌黎文集序傳碑記》一卷、《西掖雅言》五卷、祝充《韓文音義》五十卷、朱熹《韓文考異》十卷、樊汝霖《譜注韓文》四十卷、洪興祖《韓文年譜》一卷、《韓文辨證》一卷、方崧卿《韓集舉正》一卷、朱熹校《昌黎集》五十卷。”¹⁰⁰

宋以後的韓集整理多數是著重於校勘功夫之上，如《韓文考異序》云：“韓文印本初未必誤，多為校讎者妄改。亦謂如<羅池碑>改‘步’為‘涉’<田氏廟>改‘天明’為‘王明’之類耳。”¹⁰¹這一現象從宋初柳開乃至於朱熹皆如此。正因此問題，後者在校勘之時，多以前人善本或是文學總集為依據。

⁹⁸ 曾棗莊，劉琳：《全宋文》第二八六冊卷 6507，頁 291。

⁹⁹ 曾棗莊，劉琳：《全宋文》第二二二冊卷 5187，頁 59。

¹⁰⁰ 【元】脫脫：《宋史》第十五冊，卷二百八，頁 5339，頁 5383。

¹⁰¹ 郭齋，尹波點校：《朱熹集》第七冊卷 76，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 年，頁 4002。

結語

陳寅恪謂“唐代之史可分為前後兩期，前期結束南北朝相承之舊局面，後期開啟趙宋以降之新局面，關於政治社會經濟者如此，關於文化學術者亦莫不如此。”又云“退之者，唐代文化學術史上承先啟後轉舊為新關捩點之人物也。”¹⁰²也正因為如此，中唐以後對韓愈的推崇依舊陸陸續續的進行，然礙於時人尚好瑰麗駢文，而無法獲得主導地位。因此，中唐至五代時期的韓愈傳本陷入低潮，與後來的傳本相比，為數較少，有者更無法完善保存下來。

雖然如此，基於宋代學風文化之轉變，儒學的再度復興，儒家學者對韓愈的推崇再度興起，而韓文的校勘校註工作也興盛起來。然而隨著傳本、刻本的數量增多，訛誤之處越來越多，而校勘者亦擅自撰改字句以適己意。伴隨而來的則是疑古風潮的興起。

再者，一地域之文化氣息亦與該地域之學術風氣有著聯繫。因造紙印刷術在福建江南等地繁榮，書籍不再是專屬人家的擁有物，寒門之士亦可擁有自家的書籍。學問的普及從貴族下傳到平民。再加上，當時科舉制的興盛，讀書人霎時間多了許多當官之道。在校勘韓集的儒家學者中，其中進士出身者佔了大多數。韓集的推廣，與日後儒學的發展關係密不可分。而道學家中亦有不少人為韓愈校勘過集子。

¹⁰² 陳寅恪：〈論韓愈〉，周康燮：《韓柳文研究叢刊》，香港：龍門書店，1969年，頁17。

以錢鍾書一語言之，“韓昌黎之在北宋，可謂千秋萬歲，名不寂寞矣。”

¹⁰³這情況不止在北宋，乃至於貫徹整個宋代。以接受史、學術史角度考之，留意唐宋思想變革者，值得再三加以考證。

¹⁰³ 錢鍾書：《談藝錄》，北京：三聯書店，2007年，頁158。

參考書目

引用古籍

1. 【宋】晁公武，孫猛校證：《郡齋讀書志校證》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2. 【宋】陳振孫，徐小蠻，顧美華點校：《直齋書錄解題》卷十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3. 【清】董誥等：《全唐文》第七冊卷622，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4. 【宋】方崧卿；劉真倫彙校：《韓愈舉正彙校》，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
5. 郭齋，尹波點校：《朱熹集》第七冊，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
6. 【宋】李燾撰：《續資治通鑑長編》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7. 【宋】柳開撰，【宋】張景編：《河東集》卷六十，《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8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8. 【後晉】劉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9. 【唐】劉知幾撰，趙呂南校註：《史通新校註》，重慶：重慶出版社，1990年。
10. 【宋】陸九淵著，鍾哲點校：《陸九淵集》，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11. 【宋】歐陽修，【宋】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12. 【宋】歐陽修：《歐陽修全集》第三冊，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
13. 【宋】歐陽修，【宋】王堯臣等撰，【清】錢東垣等輯釋，【清】錢侗補遺：《崇文總目輯釋》卷五，《續修四庫全書》第91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14. 屈守元，常思春：《韓愈全集校註》，四川：四川大學出版社，1996年。
15. 【宋】蘇軾撰，【明】茅維編，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16. 【元】脫脫：《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
17. 【宋】王安石，秦克，鞏軍標點：《王安石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18. 【宋】王應麟：《玉海》第二冊卷五四，影印本，揚州：廣陵書社，2003年。
19. 【清】徐松，楊家駱編：《崇儒五·宋會要輯本》第五冊，臺北：世界書局，1977年。
20. 【宋】姚鉉：《唐文粹》，《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4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21. 葉德輝，李洋，葉啓崑：《書林清話·書林雜話》，臺北：世界書局，2009年。
22. 【宋】葉夢德：《避暑錄話》卷上，《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6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23. 【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集部》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24. 曾棗莊，劉琳：《全宋文》，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年。
25. 【清】趙翼撰，曹光甫點校：《廿二史劄記》，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年。
26. 【宋】智圓：《閑居編》卷三十九，《卍新纂續藏經》第五十六冊，中華電子佛殿協會發行，2005年。

27. 【宋】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28. 【宋】朱熹，【宋】王伯大：《別本韓文考異·補遺》，《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7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今人專書

1. 【美】包弼德著，王昌偉譯：《歷史上的理學》，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9年。
2. 【美】包弼德，劉寧譯：《斯文：唐宋思想的轉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
3. 陳寅恪：《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三聯書店，2009年。
4. 鄧廣銘：《鄧廣銘全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5. 谷曙光：《韓愈詩歌宋元接受研究》，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9年。
6. 凌朝棟：《文苑英華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7. 劉俊文主編，黃約瑟譯：《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
8. 劉真倫：《韓愈集宋元傳本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
9. 【美】劉子健，趙冬梅譯：《中國轉向內在一兩宋之際的文化轉向》，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
10. 魯迅：《魯迅全集·集外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
11. 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臺北：學海出版社，1980年。
12. 馬積高：《歷代辭賦研究史料概述》，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13. 漆俠：《宋學的發展和演變》，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
14.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
15. 錢穆：《中國學術通義》，《錢賓四先生全集》第廿五冊，台北：聯經，1998年。
16. 錢穆：《朱子學提綱》，北京：三聯書店，2002年。
17. 錢鍾書：《談藝錄》，北京：三聯書店，2007年。
18. 【日】清水茂，蔡毅譯：《清水茂漢學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19. 蘇勇強：《北宋書籍刊刻與古文運動》，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年。
20. 萬曼：《唐集敘錄》，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21. 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
22. 楊國安：《宋代韓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
23. 查金萍：《宋代韓愈文學研究研究》，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0年。
24. 張富祥：《宋代文獻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25. 張秀民：《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影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26. 周康燮：《韓柳文研究叢刊》，香港：龍門書店，1969年。
27. 祝尚書：《北宋古文運動發展史》，成都：巴蜀書社，1995年。

期刊論文

1. 鄧廣銘：〈北宋儒學家們的覺醒（未完成稿）〉，王水照：《新宋學》第 2 輯，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 年。
2. 鄧廣銘：〈論宋學的博大精深—北宋篇〉，王水照：《新宋學》第 2 輯，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 年。

後記

來到這部分，終於可隨心所欲一些。

欲完成一份畢業論文，說實在還真的不容易，從最初選題、構思、資料搜索，一直到分析與撰寫，盡是些消耗精神與時間的工程。說起會選擇韓愈作為畢業論文研究的路線，主要是因為當時選題之時，手上正拿著馮志弘的《北宋古文運動的形成》一書。閱畢，覺得韓愈與北宋應當還有可研究的空間。於是找了現在的指導老師一方美富老師一起討論有關這方面的選題。

坦白地說，在被子方子駁了幾次提出的議題以後，對於韓愈的這個，實在不敢抱太大的希望。然而，順利的，就這樣被通過了。也不曉得這是好事抑或是壞事。

撰寫論文所面對最大的問題乃文獻之不足。基於時代久遠，有者已散失，有者已絕版。而真正談論到文集整理流傳的書籍更是少之又少。知道有此書的，卻又無法得到它。所幸，因子方子的神通，久覓不得的萬曼著作終於到手，讓工作順利了些。有時候還真的不得不佩服老師的神通廣大，知識之淵博。

完稿那日在朋友的臉書看到這麼一句話：

寫論文需要很大的耐性，實在匆忙不得。寫下一些意見不難，但還得核對其他人的說法，耐著性子做註釋和書目。有那麼多新書舊書要看，有論文要細讀，又真是沒有捷徑可走。—— 也斯

這也正是書寫論文一路以來的感觸。陋作寫畢，人似乎又長高了一些。其實
是瘦了一載。（笑）

經歷了這麼一段路，三年的象牙塔就這樣一圈走出來，由衷感謝這三年來
師友們的愛戴與教導，還有通神的子方子。

婷憶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寫於金寶東湖